

近藤
元粹
增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廿九
三十

口 12

24

15

門 24 卷 15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九

哀公

起元年

晉

杜氏

集解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哀公

各補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

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

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鼯鼠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高開曰魯不當郊故男歸殺之世族
天示變以警心而改譜許男斯之後有
上牛是遠天也雖改元公成悼人孫
上牛猶非郊時况公桓五年傳例云凡
斬然在衰經之中輒祀啓鬯而郊過則

曾主

校本

三傳

卷二十九

一

行天子之禮以見上書今以四月始郊
帝可乎

書過也

劉炫曰夫也晝夜九裁者豈亦以約板
日謂大役也晝夜九裁者豈亦以約板
不止九日而築壘成受敵故去城一里
耳夫者別有城夫非周壘也置在其
戰士惠棟曰功命內攻又防外救
日謂之素豈十一年也足利本板作版
令尹為艾微城圻三而作市

旬而成不愆于素是按襄廿五年傳曰
也又曰辨讀曰班男女以班疏引此
徐廣史記注曰辨音傳註云男女分別
班漢書王莽傳辨社將以駭言也傳又
諸侯義作班襄廿五年曰便其衆男女別
年傳男女以班劉炫而繫以待於朝疏
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云別以男女因繫
以辨與此同士虞禮以擬為鄭之僕謀
曰明日以其班祔鄭
康成云古文班或為辨是辨為古文班

左傳

卷二十九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

裁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裁才代反又音再築牆長版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高二丈廣古夫屯晝夜九日猶

曠反圖如字又古報反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

為壘當用九月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

扶免反力維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

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王夫差敗越

于夫椒報檣李也檣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

稽稽音醉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

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

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

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

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斟音鄩反音云因

起呂反澆五咄反一五報反灌古

亂反澆音尋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

澆所滅息亮反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

音震又音身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

正牧官其澆能戒之其毒也戒備澆使椒求

也古賀伺菴曰服虔云蔡使楚進疆

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蔡割地以授大夫種姓文字

賂楚也此解勝杜諸禽楚之鄉人出高

儒從之是也但以江誘呂覽註

國與汝水對甚為不察樹德務滋除

類故求正義之駁如惡務本按竹書紀

改江國為江水則九年大康仲康二帝

安賈逵曰夫椒越即位居斟鄩后相

地案此說得之惠棟九年居斟鄩止六

馬宗璉補注俱宜參年寒泥使其子澆

公羊傳若死于位曰伐斟鄩大戰于維

腹子服虔曰少康后緡遺康者以其為句踐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九

魏禧曰除其害除虞

思之害也當日必有

所指正義舜既殛

禹禹封舜後為諸侯

雖取虞為國名未必

授民田有不易有

封於河東虞地而梁

國有虞縣其地以虞

為名疑是夏時虞國

里九百夫之田

惠棟曰司馬彪郡一

百夫授不易之

國志曰梁國虞縣有

地四百夫授一易

綸城少康色服度二

而當一得為五

曰因此基業稍收取

百夫按撫如撫五

夏遺民餘眾撫修夏

辰之撫林註撫循

之故官虞也安井夏

之官職

息軒曰績業也見於

大雅維禹之績毛傳

或云績實為蹟未是

朱云不失禹之天

朱彬曰配天謂受下

也即復舊業也

天命為天子也故曰

不失舊物陸繁曰不

失舊物謂能復

故業也

同菴曰物如字不必

解為事

再興夏業典章文物

無改於舊如唐平

朱泚之亂返舊京而

于公異作檄云鐘

簾不移廟額如故者

晉代又有以書簾

為吾家舊物者亦為

的證齊召南曰

伍員所以引夏少康

之極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

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

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而邑諸綸

綸虞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

其德而北其謀始以收復眾撫其官職襄四年傳

日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使女艾謀澆女艾

以滅浞而立少康音革使女艾謀澆

少康臣謀候也女如字又音汝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

討也音直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友豷許器反古禾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具不

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

越成是使越豐大必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為吳難音難乃且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之誠則

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

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不取後雖悔

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

姓言可計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

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

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二十年之外吳

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三月越

及吳乎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增註

校本

三事

卷二十九

三

勸勵注未免漫然也死者統其政必陸祭曰不可食已食哭泣葬埋如其子義見傳十五年已語也孺子遊者必餽解息軒曰言許成歡之也非身所種之言已出不可復吞夫人所織不用十食履軒曰日可俟年不收于國也口日益甚之意存按圖五鹿者圖此以救彼也

惠棟曰此與絳侯右祖意同懷公意欲從吳故使與楚者右息軒曰陳侯南面楚在右吳在左故以左右分吳楚耳惠說鑿侗菴曰陳人不知所與故從田黨而左右然其左右猶頗用公命逢滑當公而進斯見其於吳楚無偏袒論必以至當而不肯與眾言當以從晉辭謝同也馮李驥曰逢吳人也有是成敗也俞云陳亦滅而復封者故云

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邯音寒鄺音丹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

侗菴曰孟子文王視民如傷集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是傷從傷害之義杜益與集注同言恐未據注詳上晚草字矣如傷特形容仁人足利本後人記云惻隱之態言其如不異本莽上有草字勝哀傷然語意與孟子國君應賢如不得傷廿年天其或者已孔記孝子如執玉欲使衛討邢平宣如奉盈洞洞屬屬如十二年今天或者不勝如將失之同存大警覺也何日參又曰正訓或解無幾日也晉語人為嚴正訓誠或解為之化也何日之有適訓誠楚二說皆通怨召之不從也經書齊衛伐晉傳言四國伐晉故杜解之

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如驚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傳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鉅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

履軒曰壇者堂之基章注嗣嗣子夫差砌也不崇者壇卑也也其謂政德過於非曾不起壇王引父也

之曰周語器無形鏤章注形丹也鏤刻金與下同其好惡不飾也賈子禮容語篇別二為美味也按作鼎鏤鏤語不聞其二貳勝之貳重也以土木之為宗高形鏤

為美章注形謂丹楨鏤謂刻栴其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越之借字說文櫨赤色也從赤蟲聲通作蟲又通作形故左傳

國語作形鏤賈子吳後後於衆也服虔越春秋作蟲鏤陸堅云以其生分軍士以形為彫之譌愚棟而後自食其餘若以形為古彫字皆未筆鏤注流存參考蟲鏤之文也履

軒曰不觀謂不為觀美侗菴曰在軍將補正曠也言不飽熟食必盡領軍為徒死知上必有

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

患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

壇壇也○重平聲器不彤鏤鏤形丹也官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選取堅厚不尚細靡○費芳味反在國天有畜癘癘疾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其所嘗者卒乘與先食分猶偏也○其音其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

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吾先大夫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

嬪御焉嬪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

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十二年越滅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

音郭○火號反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以要之○句音句夏四月丙

士而後敢食非謂分以恤之附注此大賜王常食服虔云以直言其所次止處其半分軍士而後自周禮無燔燔有振食其餘若燔注流庭土燔蓋周末婦也此解拘陋疏駁之官名次郭曰陳俾固當然杜以分為過水曰池其意則是而失字義履軒曰所嘗謂凡所飲食者非特珍異林註用之戰爭日卒乘謂王之親隨新不已案曠上按本引補正是陸聚曰易讀如易晉易泰之易言林註三家專兵權輕易之也存參增矣島蘭因曰次謂凡有所次止宿謂宿所次止不必拘一宿為宿林註自是內外盟再宿為次息軒曰皆不盡不足書也夫有所指之詞此謂靈公卒孫輒立夫差正義案十四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九

五

年小邾以句繹來奔
此云邾地蓋國竟相
近所屬無常若晉魯
爭鄆之等
王推曰皆言師其
子者告以其宜為
眾敵也戰而書及以
君故也林註干戚
主及客也鄭黨叛人
丙弗受也輒拒父
趙鞅以亂禦亂故春
也後十二年而輒
秋以趙鞅主乎是戰
輒自戚入于衛衛
侯輒來奔則是輒
拒父也世子正也
屬辭比事則輒萬
世不可掩矣

服虔曰鄆自謂已無
德不足立以活辱社

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臯鼫勝子來朝無晉趙鞅帥
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
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大崩日敗績鐵在戚
城南罕達子皮孫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
而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
蔡殺其大夫公子馮懷土而欺大國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
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
僕子南靈公子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
音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

稷

息軒曰鄆賢者夫人
將立之而鄆辭之當
以謙辭承之而自言
者主有上中下也
用意與他子不同是
言我母賤異且公
以節操自高恐非鄆
意也蓋鄆母賤不敢
自同於他子故云異
於他子耳靈公雖有
統者如冠狀廣一
將立女之言本是郊
子用廢布為之如
外車上之私言非朝
廷定議故以不聞防
中而前交於額上
之履軒曰已渡循卻
繞紉也將祖以
河而南行則河在其
統代冠也禮不至
右故曰右河也息
喪所不結髮今大
軒曰河北流戚在上
子遠道未臨喪不
流故既渡右河南行
得結髮故始發喪
必至戚惠棟曰服
服絕也

增註

校本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

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

立適音的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

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

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言當以臨且亡人之

子輒在輒蒯聵之子出乃立輒六月乙酉晉

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使

太子統統者始發喪之八人衰經偽自衛逆

者欲為衛人逆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

左傳

卷二十九

五

皮曰衰經為若從衛補正設旆於軍盛
來迎太子也較杜注為軍容與卒駟兵
為明。陸榮曰：裏十車在前者相對彼
八年晉人伐齊，弁山自後望之，不知虛
澤之險旆而陳之，實故懼一說，唯以
使乘車者左實右為旆先行，其實無車
以旆先，今以兵車之也。卒駟自後而從
旆亦此意，蓋設旆於之吾軍猶有車以
車威為軍容與卒駟為軍多故懼，林
兵車在前者相對結註，外貌也。穆云
陳卒駟自後至見之，狼車多之狼按陸
必懼其衰也，杜解未氏以與卒駟兵車
暢。侗菴曰：語氣與五字為行得之
宣二年宋華元帥師，詩曰：大雅稱篇毛
及鄭公子歸生帥師，云：契開也。鄭云：灼
戰于大棘，句相類言也。林註：詢諸詢
以兵車之旆與卒駟于眾也。馮氏云：謀
兵車對而先陳也，兵已合，但以故兆相
車之旆，所以指麾三，咨詢可也。得之傳
軍應在中軍，以兵車氏云：此卜非衛大

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
子姚罕
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
駟音班
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卒駟兵車先陳，
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卒駟自後隨而從
車以示衆。○團直觀反。
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
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
懼，於是乎會之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
焦，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樂成
晉大夫詩，大雅言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詢諸
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簡子誓曰：范氏
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
中行氏及易天明，
君也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

少故盡出中軍兵車子事也。太子特為
在前以奪敵氣也。右耳此必鞅始欲
馮李驛曰：謀既合，但逐范中行而卜得
以故兆相諮詢可也。吉兆也。杜偶失考
舊在兆字絕便都不經謂經紀管理之
成句法。傳遂曰：此方千里者為方百
鞅與范中行氏戰，非里者百則縣方百
衛太子事也。太子特里出車百乘也。昭
為右耳此必鞅始欲五年傳云：晉有四
逐范中行而卜得吉兆。縣遺守四十乘
兆也。注納衛太子是縣有百乘與作
得吉兆。謬甚。息軒：維合也。縣有四郡
曰天命之謂性，率性都方五十里，蓋周
之謂道五倫三綱本禮無都故杜引周
出於天之明道故稱書鮮之也。厥析
天明也。蘭園曰：杜薪者，庶人指四
以在此行也。屬上文寸今三寸示罰之
云在此一舉考文意重也。桐水易壞亦
當屬下文為是。履為罰，墨子尚儉有
軒曰：當時縣大郡小，桐棺三寸，辟榘也。

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
郡。
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父魚
郡廢反。滅或作戕，音殘。國呼豆反。又音苟。
士田十萬，
十萬畝也
庶人工商遂，
得遂
人臣隸圉。
去斯役。○斯又作斯，音同。艾草
兔。
為防者曰斯，汲水漿者曰艾。
志父無罪。
君實圖之。
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事濟
以昨後得歸，改各志父。
春秋仍舊猶書趙鞅。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縊，人絞也。○屬音燭，次大棺也。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屬辟，棺之重數。
素車樸馬。
辟，步歷反。親身棺也。禮大夫無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

年

然其廣狹今不可考。王棺四重，水兕革，且縣有成縣之名，則棺一，施棺一，梓棺其小者亦有之也。作二也，施棺辟也，梓維篇不可據。若據此棺，二屬與大棺也。縣方百里，郡方五十里，屬與辟為一，大里矣。晉國雖大，而輟棺為一，故再重也。以五十里百里為一，大夫無辟有之者，戰之賞，豈可乎哉？時僭也，素車不以武僭曰舊讀，以遂字，娶抑飾車也，撲馬絕句，愚謂廢人工，商駟不駟，落也，戰逐人臣為讀，庶人工敗無勇，投諸坐外，商皆無位，克敵功不入北域，罰之也。多故遂列于人臣，義終者，挽以上車之為得之，若以人臣屬卒也，附注，撲馬匹下句，練圍免可也，人角反，虞苦隕反，京臣何所逃而免此耶？縛也，丘隕反，群也。于訓矣，履軒曰志，檀子飯於牖下，是父疑執之字，蓋有所死之正法。避以字行耳，服虔以為執改名志，父然下文駒贖壽詞，仍稱執，則服說亦不可。

以載棺。○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罰，所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以能克敵。郵，無恤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襲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寇命。言有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藥之也。藥，束縛也。丘隕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疇，瘡疾也。占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從從外稱之曰執，自稱曰志。父十七年傳，當參看。同菴曰：無罪勝敵也，勝敵則君當知其無罪而心善之，非欲得其賞賜，但下文注為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則杜亦以君心善之為賞，正義有說，大明曰：履軒曰，絞亦縊也，非指物。陸聚曰：注言藥束縛也，蓋言若隕反，字書或作縲，縲其亂從已見昭五年丘隕反者，群也，昭五按無絕筋謂無使年傳求諸侯而縲至士眾絕筋也，下同是已，非束縛之義。大命不請，謂已不息軒曰：從順也，君今取私請以求生也，臣共天下之大順也，一說但請無兵傷今鄭九君而助叛臣，而死者之命不敢是亂大順也，元粹案：請，歸之神也，大命陸聚云：亂從與昭五外傳作死。年使亂大從義同，可一說鄭敗則范中從安并說存參。陸行失援，糧竭，必將祭曰：絕筋折骨皆謂已故，喜也。曠目謂非為士眾也。

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如字，一丁報反。繼業守文，故曰文。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執討之。執，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持矛，戎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也。○中獲其蠡旗。蠡，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廿

大命不敢請國語作死不敢請焉昭注
 云言不敢請者歸之神也 息軒曰
 賸舍死而壽免上三者者少壯之人所
 重在此也正義以三者為士卒壽大
 謬 又曰羅見縛在車上被鄭人獲之
 傳遜曰趙孟喜曰可矣杜以為喜大
 子前怯而後勇諺使果喜大子當其
 上逐鄭師時下傳使
 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按與田使仕也
 於太子勇不相接蓋
 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盡必將亡故喜
 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履軒曰
 止而與之田別與之田也非謂所稅之
 田上文所謂得者得也也不謂取田
 息軒曰止止之晉國也則所與之田亦
 在晉國范所稅之田在周地且范氏未
 亡安得與之哉

嘔外傳作嘔注面
 汗血曰略血

犬子前怯今更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
 勇 〇復狀又反 傳使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
 未艾也 有晉陽之患 〇傳音叟知音智又魚
 廢反又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 〇范氏臣
 五蓋反 趙氏得而獻之 〇得趙以吏請
 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 〇得趙以吏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〇還
 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讎旗
 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〇姚般子
 射食 趙孟曰國無小 〇言雖小國猶
 亦反 趙孟曰國無小 〇言雖小國猶
 日吾伏歿嘔血 〇嘔吐刀反 鼓音不衰今

履軒曰凡水之可用
 者謂之材材之屬
 皆材也 〇不必橫水且勒約馬而引車
 乘材以試重載也必軸者外傳勒作載
 非細小 〇同巷曰此注能止馬徐行故
 即樂乘乘槐水而覆不絕乘轅也 〇疏
 之意戰罷之後偶然材謂橫地細小之
 乘道上斷水而兩勒水也乘小水而勒
 皆絕以明從前之和絕示其將絕之驗
 此仍郵良之言材未也 〇按出物有漸
 見其必為小水杜注曰稍 〇補注唐石
 未確林云乃駕馬而經洩作古
 載細小之橫水使簡按自墓地而遷于
 子觀之兩勒同時皆州來也 〇一說遷墓
 絕以明已使不絕之改葬也秋先遷其
 功雕題云乘材以試墓於州來至冬人
 重載恐不然 〇元粹乃遷也
 案同巷是也但以駕穀梁曰此衛事也
 而二句為郵良之言其先國夏何也子
 則不可從 〇又案遷園父也襄元年經

日我上也 〇功為 犬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
 下我右之上也 〇郵良曰我兩勒將絕吾能止
 之 〇止使不絕 〇我御之上也 〇駕而乘材兩勒
 皆絕 〇材橫水明細小也傳 〇吳洩庸如蔡納聘
 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〇元年蔡請遷于吳
 〇國息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〇說駟以
 列反 〇不時遷 〇哭而遷墓 〇將遷與先冬蔡遷于州來
 駟之為 〇君辭故哭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〇曼姑
 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 〇曼音萬
 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〇曼音萬
 地震 〇無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〇天火
 日災季孫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哀二年

舉改葬也。按本引一國宋彭城傳曰非

說可從。據注遷字重宋地追書也。於是

復句亦艱澁難讀。為宋討魚石故稱

履軒曰。注知不義推宋且不登叛人也

齊為兵首是後人之

臆度當時豈有是議

論。息軒曰。衛叛晉。惠公卒。子悼公立

與魯鄭事齊而齊又

助范氏趙鞅乃其深難。今鞅納嗣腹於

戚欲以取衛是為齊增一敵國也。故國

夏師師圍之。雖似助衛其實自為石曼

姑則不得已而應之

耳。故經以齊為兵首。傳言火而經言災

詳考前後傳其義甚明。司鐸初被火火

明戚不稱衛大都以火越宮至廟以火

名通

方也曰。御書蓋先王鄭注。注錄其之也

所賜之書傳所謂典在在防火之處也

冊是也。故司典亦命林註。其汝所職而

之曰周人。陸祭曰。有不在其罪死使

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

琅邪開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

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公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

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

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

周人出御書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侯於宮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

御書進於君者也曰周書女周書而不在死也匹匹婢反

因音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

宰人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

下同為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

恐有變難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濡物於水出

用為濟濟子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自大廟

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先尊後卑以助所不給

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

人駕乘車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

庀者自錄之意周禮待討求之命命時

大胥比樂且鄭大夫不供國有常刑

讀此為庇云錄其之大室云命宰人此

也息軒曰言火熄命字管校人巾車

使女且言御書而或曰官等

失之不在罪死

履軒曰濟亦濡也攸

所也謂以濡物從火攸音由

氣所鬱處也惠棟

曰公正曰鬱氣也攸所也人氣出之所

也襄九年傳云奔火所杜注云分明

蘭園曰助所不給梁云前之人有所不

及則在後者助之欲其盡心於救也又

按敬叔言死景伯言

無赦皆以嚴為令

息軒曰御侍也

恫念及其書寫盡倉

巷曰則止則已也言卒情事

人命重傷人則已矣周禮大室云正月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七

致不可以惜財故致邦國都鄙乃縣治
傷人此重人財之象之法于象魏來
意息軒曰雉門有日欽之并計於
兩觀其間曰闕言低地而欲拾之終不
如闕也縣象于闕故可得也魏世家欲
又名闕為象魏魏魏吸汁者象汁灌也
通言魏然而高廟在北土呼汁為灌蓋
雉門外之東今廟災審汁同聲
故李桓子御公立于市或作也
象魏之外也此時周桓之於哀六世祖
室既衰不復布治象也僖六世祖也李
于邦國魯亦縣而不氏出桓公又為僖
欽故云命藏象魏又公所立故不毀也
云舊章不可亡也注劉文公以定四年
未盡陸聚曰天災卒為厲大夫謂當
何常之有雖孔子之昭公之世也
聖焉從知其為桓僖時有殉葬故言無
以為親盡不毀而當死或云是屬其志
得譴者則前此武宮之辭
場宮之立其為失禮

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
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
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灌
也槐富父終甥之後潘汁也言不
備而責辦不可得○潘尺審反於是乎去
表之豪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豪
積○去起呂反積子賜反道還公
宮開除道周市公宮使火無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劉氏范氏世
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萇弘事劉文公為之屬
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六月癸卯
周人殺萇弘終違天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
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使以南孺子之子
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

尤甚而災不及何與蓋當時里巷細人
所傳訛而左氏信之履軒曰襄私事
劉文公事者謂親善奉之不必屬大夫
六年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可併按

魏禧曰或殺之必是
康子偽讓而殺之也按國臣正當自諱
然亦有其人不知諱稱

而其一黨為之者不可
以一例論蘭園曰正常既告公以桓
子之遺命而又畏康子之害已故遂奔

衛康子果為欲避位
而竊使人殺兒則正蓋康子使殺之鍾
常益畏不及公之召云或字妙一字及

正當蓋以其無罪而之矣
奔也服虔云當欲問召之者蓋問不立
不立康子之意故正康子之意
常畏康子不反誤也荀寅從內伐其北
陸規之詢是魏禧郭之郭也郭外曰
曰所屬之舅既死正郭一說從內伐南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二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
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
康子在朝在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
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
奔衛康子請退退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
因音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正常正常
不友畏康子也傳備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
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郭伐其北使其
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己
之徒擊趙氏圍之

常義不當反且或康誤趙師自北出也
 子殺之尤不當反力
 不能討其仇而仕之
 可乎注以為畏康子
 非也元粹案增島從昭八弑子成公朔
 陸祭是也但以不反立
 為畏康子與杜同謬盜賊不得有其君
 矣當得魏說補之故以盜為文不得
 履軒曰荀寅出擊城言弑其君
 南之師分其兵還入林注八薨夫人姜
 北門以分敵兵而已氏孫子邾公季慶
 潰師而出也注並謬父出奔莒則夫人
 矣又曰公孫翩雖慶父與聞乎弑矣
 賤亦非匹士但其事此蔡公孫辰亦同
 脫易非聚兵作難之林註不歸天子而
 比是所以稱盜盜則歸于楚是京師楚
 無君臣之名固無所也按此說本公羊
 用弑字又曰執蠻
 子非冒侯命固不得郊特牲云亡國之
 不稱人是一蠻酋也社屋之不受天陽

北門因外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阜
 內攻得出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
 言弑其君賤盜也○殺申志反案宣十七年
 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
 與高祖同名蔡公孫辰出奔吳弑君賊之
 未審何者誤蔡公孫辰出奔吳黨故書名葬
 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
 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取為楚執諸侯故
 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城西郭無傳魯西
 故言歸○為于偽反城郭備晉也六
 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秋八

已注何以稱諸侯可有屋故災之也
 怪歸如歸于京師之頃八卒隱八真母
 歸是遺送之義矣非立
 還師之歸
 惠棟曰承讀為懲經
 傳無文詩魯頌曰戎
 狄是膺刑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毛傳曰承也胡云衍字
 止也傳言承者謂諸昭侯已在途翩逐
 大夫皆欲止之也而殺之遂入于凡
 息軒曰惠說得之但人之家人民家
 云欲止之則未是蓋也按門之守門
 諸大夫諫止之而不也馮氏云攻門曰
 可故公孫翩逐而射門守門亦曰門死
 之傳不言不可者言字作活用殺二人
 逐而射之則其不可言多不過殺我二
 而往可知也伊藤人
 鳳山曰家人倒語是宋板肝作肝
 古文之一法履軒
 曰門之守蔡侯死家

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
 蔡昭公無傳亂故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
 也承承音懲蓋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
 而卒射食亦反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
 矢自守文之錯後至錯蔡大夫音皆曰如牆
 其門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錯執方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
 公孫姓公孫肝肝即霍也○夏楚人既克夷
 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敗申公壽餘

之門也。息軒曰：公此段四致字，前兩孫辰等三人皆諫止致字，先詐其民以蔡侯者。

晉合詐以俘蠻。

履軒曰：為一昔之期，林註：一昔，一夜也。今日發命以明日當起，也不必夜結期。

阮元曰：郡國志引注，以晉晉人。疏：縣下有南字。陸祭曰：陰地之命大夫，蓋陰地諸邑去

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普版及又匹姦反。○致方城之外於縉關。負函，縉關皆楚地。○縉才陵反。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渾戶門反。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取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也。○菟音徒。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

夫是晉臣，非楚官也。晉國都遠，別為安得稱尹？注誤爾。置監使總監之也。

齊召南曰：注不過言楚官稱尹，故以尹蔑以命大夫。監治陰言之，按以尹言之地耳。非從楚之官名，謂晉亦以尹言之為尹也。尚書立政曰：也。

三毫阪尹，此監尹之說也。孔疏：楚官稱尹，故以尹蔑以命大夫。謬矣。晉按士蔑以下六十大夫，皆從楚官名字，只作兩句讀曲。

阮元曰：郡國志引而勁簡而深，注商縣下有東字。

案蠻子之五大夫，小城亦詳也。

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監古銜反。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

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少詩照反。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

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

之下。于偽反。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

夫以界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

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

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僞子。

哀五年

弦多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

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臨邑晉邑

降戶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

邢任欒郤逆時陰人于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

北郤卽高邑縣也路縣東有壺口關○會鮮

墮許規反任音壬郤呼洛反時音止

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

經五年春城毗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

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

爲柏人宰也昭子范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

吉射○惡去聲下同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

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

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

呼報反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

止死王生授我矣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晉戰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

景公夫人不成未諸子鬻奴之子茶嬖諸子庶公

冠也○燕於賢反諸子鬻奴之子茶嬖諸子庶公

子也鬻奴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

○鬻音吉茶音舒又音徒諸大夫恐其爲

案據傳王張二人爲賢臣據墨子二人並稱爲亡國姦臣可疑左氏採賸且參看

按大學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又曲禮

與上我將止死下死知其善蓋皆古語

於柏人緊應杜不失一說以柏人授我

大吉但解爲授我可使我死守也

死之地似更妥蓋王主謂昭子也僭不

生之薦爲柏人宰欲信也

使柳朔死守故云然

離題引宋魯假我名是僭子也語爲證不

可從息軒曰僭差諸子說見襄十九

也履軒曰不成而年按此婦官唯齊死夭折不成長也未有之至論冠否惠棟曰

曾主

史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哀五年

服虔曰諸子諸公子
所納案諸子內官傳今無憂虞又無疾
氏遂據管子辨正杜疾亦曰謀樂焉氏
沿服虔之譌耳淳于云猶言不是愁中
人所納未詳所出即病中也

案諸子既見襄十九
年惠棟曰服虔曰言二三子當國家
間暇無憂慮恐疾疹在其間今無疹疾
何為不自謀樂何憂無君子又曰真
置也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
又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
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二軍之謀故隱而
歌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
也顧炎武曰邵氏曰二不與皆指群
公子案王引之以
軍下之字黨之下乎按謀叶媒朱云師
字為衍亦通詳經義與公子也重言之
述聞者哀之甚也

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
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長上
聲間音閑又音諫
疾勅觀及樂音洛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茶惠子國夏賓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齊景
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
子鉏公子陽生求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
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
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
子失所與音預

此頌於魯皇之下
國龍洲曰故能膺大更云命于下國封
命而受多福也建厥福傳言命以
馬宗璉曰哀二年伐多福不復其引詩
邾所取邾東田即負文取其意而言之
瑕也本邾地故曰邾也上言詩下言頌
暇見水經哀七年傳今駟秦於此二辭
負瑕故有釋亦瑕邱皆違故言違詩與
本為邾地之證杜注頌汪氏云邾瑕
非是息軒曰魯將如魯齊之類嘗有
復伐邾故城瑕以逼召瑕故稱邾以別
之馬說是也

之始結其好
又曰入逆辭與諸侯昭王卒于惠王章
納之曰入別又一例立
注非履軒曰陳乞

增註 校本

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
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斃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
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福鮮息淺反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在城尤父縣北有邾婁城○尤苦浪反
又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
及高張來奔命又不一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叔還命又不一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叔還
會吳于相無傳○相莊加反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未同盟而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逆故書入齊陳乞
赴以名

左傳 卷五 哀五年

弑君是經傳不相符 茶弑悼公陽生立
者勿率合作說乞之 林註衛侯人夷儀
泣又與子家憚老子 衛侯喜弑其君則
則喜為衛侯弑也 此陣乞弑其君茶
亦然釋義書陽生 弑君則乞罪不明
故書生之人而書 乞弑君則生之罪
亦見焉

昭十二年楚之弑 靈王也傳稱朝吳
秦穆公召子于子 哲而盟于鄧依陳
蔡人以國其年平 王即位更封陳是
與盟也 按所從 謂或高或國其從
元粹案蓋去諸仍諸 之時也何不除諸
大夫相語之言諸指 大夫彼將害于子

高國按本屬下句讀需情弱持疑也及
為何不除諸大夫謬朝與諸大夫朝也
甚又案觸說亦與余彼指高國
同 息軒曰釋文需
一音需是也 元粹
案彼指諸大夫按本
指高國可謂妄矣 林註三子將召禍
矣

案注圍輯釋從翻宋
經注本作孫非
侗菴曰陳鮑先入公
宮高國雖如公而已 莊街里名詳襄廿
後之不能得公故中 八年
道與陳鮑戰而敗也
息軒曰莊齊都里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弑其君茶弑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憚老子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傳無宋向巢帥師伐曹傳無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

寅于 柏人 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

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師于城父陳盟在昭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張

國夏受命立茶陳乞 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

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

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偏我蓋去

諸固將謀于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

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

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咎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

高國故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

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

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鮑牧鮑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

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

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

左傳

卷二十一

十一

名說九于襄二十八

哀六年

蘭園曰王曰然則死卜退不吉是不得也謂戰退並不如死好退是雖欲退還也再敗楚師不如死亦必敗也奔逃謂戰之不如死也棄盟棄陳之好避吳之逃歸亦不如死退之警一說再敗謂今不如死也杜云前已戰更敗也杜以退敗于柏舉今若退還還為敗退還即奔亦是敗失文意劉炫逃也非敗云再敗謂今戰更敗辭本文作辭說文辭不受也受辛宜陸從之是矣

伺菴曰閉塗發卒斷道禁商旅往來恐其敢忘君之恩德乎宜傳聞於四方也司林註一舉而二順焉貞以為取塗謂閉塗列女傳作解軍

來奔國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

救陳上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

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歸

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

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

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子闔退曰吳師所在

君王舍其子而讓君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

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

之而後還淮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玉是歲也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

司馬祭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

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

界七餘反

其喪徐廣以為閉軍壘也或引禮記取壘而陸取之傳駁陸塗云閉塗匿夜也良是然其自為說則按以飛群書治要云閉猶隱也即所謂作而飛

問道使人不得中道按王朝大史謂楚邀害尤迂僻不通子為王益楚史所正義服虔云諸侯皆記之辭有大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腹心昭王自喻股是時往問周大史肱喻大臣

息軒曰傳云使問諸此必身有大罪天周大史使人往問問乃下罰有罪下罰諸大史甚明服為楚又焉移之大史者以楚子所言若面答大史然耳不知使者還告乃言此以拒之一說是也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履軒曰望謂山川也不及星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七

息軒曰舜受於堯禹

受於舜其姓雖殊猶

父子相傳然故以陶

唐言之

侗菴曰允允執其中

之允非忠信也茲指

已所守之常度言道

師彼天常一句又

本諸已雖出茲而終

在茲不可舍此而他

求夏書之言如此故

人惟守已遵常道其

可也

齊召南曰顧炎武曰

知錄曰定九年杜注

曰萊門陽關邑門按

音道石鼓文我水

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

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

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

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

知大道故○行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

可矣又逸書言信出亡則福亦在己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固子餘反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

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出載以試馬為辭○上乘繩證反

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

陽生家臣子我公子曰事未可知父與子也

處王陽生戒之遂行戒使無言逮夜至於齊國

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僖子使子

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陳

子又令陽生隨饋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

大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

官○差所宜反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

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之鮑子

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息軒曰皆借通

公羊云初景公與

陳乞立茶陽生曰

子盍立我乞曰君

變不及待醒而往

又曰問立陽生出於

誰命

馮季驛曰當面說說矣使走之

絕倒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九

十一

矣元粹案茶引繩而頓地故折景公所銜頓僵也

井鎖會之耳

蘭園曰杜云公子自

謂也恐鮑子殺已故吾子以為宜則進

要之朱云若已可立而為君若不以為

以為君不必怨汝而宜則奉身而退

殺之若已不可立為林注或廢或立勿

君汝亦不必害我如以兵亂乃所願也

此解似與下意不相

接愚謂大夫泛言而暗斥鮑子公子則

暗斥茶非悼公自外已蓋言若我得立

不必怨不逆我以殺一大夫若我不得

立不必怨不使我主

社稷以殺一公子吾或拘或囚文之變

子奉義而行之則我也

又奉義而進否則退悼公言茶恐傳子

唯子是從而無以其復立茶而廢已欲

立與否而自亂亂蓋使除之

也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折之舌反又市列反

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

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若若我不可不

必亡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義則進否

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使

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去鬻南奴

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

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說音悅句音鉤公使朱毛告於陳

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

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

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

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饑荒之困少君

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

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茶使毛

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

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父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

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駘他才及又徒來反因音殊

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

謂亡一大夫亡一公

子如此說於下文為

順然未的知其必然豈君以群臣為皆

否又曰君二謂不可疑半疑其復立

殺茶下文明明可見茶也

朱云是時陳氏專擅

國政如二君故云誤

矣顧炎武曰悼公忌茶恐諸大夫復

立茶而廢已欲使除之故傳子以為疑

已侗菴曰困又有憂言既有此困又

別有憂極難下手所以必待長君也

林雲銘曰若非為國茶既立無當廢之

罪君安得而殺之不當以此疑臣也

履軒曰必於殺不必於遷貶遷貶托辭

已注拘野幕謂野次也

始事謂陽生入齊之始

陳岳曰交陣而獲其君則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則曰以書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李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侵衛夏公會吳于郕郕今琅邪郕縣○瓊秋于春反郕才陵反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

言來外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

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夏公會吳于郕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

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

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生侯伯七牢子

陸祭曰上物亦通言男五牢

之如冕與旂俱十二

旒玉路樊纓十二就

之類皆是不專謂牢

而牢亦在其中矣

侗菴曰棄疾於我以

我邦為棄疾之地指

來伐我也猶云流毒

于天下貽禍于後世

杜注未明確十二年

子水曰吳方無道必

棄疾於人與此同

蘭園曰注蓋言君長

大於道路其義未詳

或云國君指吳王言

吳王到魯道路修長

不以礼余如家也

增註

校平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

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子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不與

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乃與之大宰誥召季

康子康子大夫使子貢辭大宰誥曰國君道

長蓋言君長大於道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

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大

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云哉亦未詳然否

端委玄端之衣委貌之冠吳越人常

哀七年

息軒曰仲雍未必親在水中央故斷其髮
次水捕魚斷髮文其身其身以象龍子
不過效其俗故傳云故不見傷害淮南
贏以為飾杜云以辟子注越人以釵刺
災害非史記云二人皮為龍文蓋刻其
皆文身斷髮以示不肌膚以丹青涅之
可用鄭康成承以為也

大信三讓之一蓋季

歷既立大信復黃髮故端委以治周禮
傳與史記始不相悖也

蘭園曰言失二德者危矣城不能保而
民無所保也林注危屬下句謂設有傾
危其將何保焉又意不必然履軒曰

二三子以為何如孟

孫周訪於諸大夫也朱云民恃城以為
非怪不言玉帛泛安

稱贊也夏禮無徵且
不必穿鑿杜乃據周禮作解何居何

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信端委以

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

也哉有由然也大信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

伯弟也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信卒無子仲雍嗣

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

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反自郛以

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季康子欲伐邾乃

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

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

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

焉保二德信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

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大夫

惡音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帛附今其存者無數十

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

主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

以荅孟孫所怪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且阿附季孫孟孫忿荅大夫今魯德無以不樂而出季孟意

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

不同故罷音岳秋伐邾及范門邾郭猶聞鐘

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

夫茅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音問又如字吳

卷曰傳文問答次序章章杜何以錯解

至此惡賢而逆之博採聽善言之辭孟

孫言安有知其賢而拂逆不用者苟有

賢臣陳善謀決無拒

而不從之理但賢之按塗山有四傳氏

指諸大夫不專曰景伯之詳矣

伯孟孫猶知參稽衆按以已通魯德以

論所見較勝於季孫亦大夫之言

諸大夫同辭而對曰傳於異人之言更

禹時萬國僅存數十應加日今無曰者

惟大不字小小不事作傳略之論語之

大故也景伯知伐邾文此類多矣故魯

必危不得不言雖許上無曰按樂音洛

貴臣所不顧慮魯德廿五年傳云飲酒

增註

校不

左專

卷二十一

三

瑕以可縉不足恃也

及以凌我小國邦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

有蜀檉故名其中曰

公孫疆許之フスト。挾ヲ鐔ハ曹ハ旦而求之ソム。曹無之ニ。戒其ン

社官言立於社之圍之曹句絕今從張
牆中也鄭眾云社亦本
有室屋者社焉得有
室屋哉

繳生絲也謂用生
絲為繩繫矢以射
鳥也

趙汭曰傳見曹亦有
司城司城非宋官然
則孟子言孔子主司
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亦陳之司城耳當時
列國官制沿革今不
可考

息軒曰實滅曹而書
滅者晉存其祀而
入宋滅宋罪也宋滅
宋罪所以深罪曹也
七年傳詳載曹伯之
子時猶存曹交為
事預釋此經書人也
曹君之弟則戰國

案注剛縣本或作劉
許之類
縣非

僂卒子閔公維
立七經考文無
官使足利本官作
僂寧世曰為曹伯君
音宋板作音文十
臣取亡之道如狂如
五年疏引此註作
醉其中若有鬼神使
指使釋文作官使
之一夢方叙得靈浩
所更反

阮元曰石經伯下有
待待殿兵也反反
陽字與李善注運命
師攻之也
論同

增註

校本

定十二年輒與不
包奔齊後自齊奔
吳

左傳

卷二十九

哀八年

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
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
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
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
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
大城鍾邢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
南有黍丘亭○說如字說之音悅
霸說如字又始銳反得
音集一於入反邢音于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
人
背晉而好宋是以致計宋公既還而不忍褚
師之誑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

入吳伐我夏齊人取謹及聞不書伐兵未加
而魯與之邑聞

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
謹音歡圍尺善反

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過古禾反

齊人歸謹及聞不書來命歸之無官
使也○使所吏反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子肥
朱大

夫○殿曹人詬之不行詬言辱也不行殿兵
丁練反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

司城疆以歸殺之終曹人
之憂吳為邾故將伐魯

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
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有大國名
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

左傳

卷二十九

哀八年

臧庸曰後漢袁紹傳

曰且君子違難不適

難事注引左傳亦作有命乃奔之若命
違難索難字當有存不及亦不當違或
參 伺菴曰奔命只云既託所適之國
是赴難如平臣所云則隱嘿不與其難
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一說行違國也
之奔命疏以為舊君

之所命恐拘所託也則隱言去國以
後所託身之國必為舊國隱惡死之言
變故之時則隱言無

事之日所託兼仕與小小怨惡
未仕顧氏專指臣事率謂在軍前引導
者別於上未臣者未卒領先行

必然夫人之行從林
注指上文君子為是

惠棟曰所託也者按自篇作與為誤
謂所寄託之國則隱也與立指君臣也
者隱本國之惡也杜朱注魯平曰雖無
注不明 伺菴曰子共立以為黨者

張辭必使子洩以唯
二人知魯道故也王
將使我們是子洩之故故意也
言言子辭王必使我

我必有以處之不至貽魯害傳文太簡
當補此意 蘭園曰與立與斃皆謂魯
齊楚傳云凡與字必指人已而言此時
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救
故言幾時雖無與之俱立者為則恐禍
及已有與之俱斃者

矣即下文意耳此解道鄉道也
是也杜與立與斃皆按拘者道之曰以
以國內言誤 履軒此師伐武城必勝
曰降國於魯幾時不之一讀拘者教之
相輔翼而急時必相以伐武城之利
赴援也與斃者謂出

死力之志 貫名海
屋曰滋有長也益也
多也之義蓋溫管者召之而至今又無
多引水至沒缺故怒所訪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三

山不狃

不狃亦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讎國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

山不狃 故魯人 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讎國 違奔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之本 所託也則隱

會所因託則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為之隱惡 不以其私怨 惡廢棄其鄉黨之好

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故謂之宗

國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張

輒主問於子洩 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 若無

能自 必有與斃 急則人人知懼 諸侯將救之

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魯

而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

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故

險道欲使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僑

魯成備 吳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亦僑

吳吳滋濁也 漚鳥豆反音古顏反 滋及吳

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鄆人教吳王

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犯

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

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

為內應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

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言

犯

耳劉炫曰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傳遜曰劉說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犯既舊為邑季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為實害非遊兵羈屬者比故國人為之懼也

與田元繼曰戰于夷者三人被獲者三人然傳唯言戰者二人獲者二人是即互文之法公賓康在獲中析朱鉏亦與戰交互而言之魏禧曰或只獲叔子朱鉏二人履軒曰公賓康與八甲叔子戰也庚蓋吳人矣下文獲叔子庚獲之也同車謂叔子與析朱鉏也元釋案中并是也侗菴曰王見同車皆死言此同車且必使能者可見國能舉才賢以任衆職故不可望得其國也案此說是但皆字小有病不可拘息軒曰屬集也侗菴曰將攻王舍先踊躍以

盟伐邾所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以召吳舍於蠶室魯地公賓康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康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在音預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吳人行

成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

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

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乃請釋子服何於盟○去聲七報反

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也魯

人不以盟為下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

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

王子故吳人盟而還恥吳夷齊悼公之來也

遂兩止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二十一

鼓作其勇如詩擊鼓踊躍用兵魏鑾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為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說恐蛇足息軒曰見其決死劣者皆去故終得三百人顧炎武曰此魯求成爾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劉炫曰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為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蓋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惠棟曰鄭玄詩箋云載猶戴也謂負戴器物劉光伯說是也孫月峰曰細玩此事似是議定按王子姑曹時適景伯為質發此論非來使故欲留而當見從嫌於憚行故負之也馮云此乃景載出諸大夫慚於景伯當場活變杜注伯故請釈之姑曹是既得復求未合似請釋注與初看若無是因細看乃明此是簡法最有致元粹案此

說大是安井辨之更詳輯紙宜參看息軒曰恥城下之盟故諱而不書焉傳載景伯之言經所以不書盟之意自明故不復釋之

息軒曰擁護也本或存擁圍之也附見存離也又以紫羅水取魚也執囚之處為叢棘坎卦係用微纆置子叢棘

息軒曰傳統經所以魯以淫女見伐喪不書年及盟也言魯邑又屈服求盟是

見伐喪邑及齊平可耻之事故二盟且明經為此文其事皆謹不書可醜矣故諱不書之

林注群公子以鮑牧聽其出奔子之所之言想於悼公

息軒曰分室平室也馮氏云齊之官待言攜所有貨財一半我蔡之也行去也以去也

惠棟曰悼公弱安能從者也殺鮑子必陳乞之謀慶苦隕反見上

也陳乞所畏者鮑高國耳乞既除高國所畏者鮑氏耳故布公

意并除之而後行墓莊十一年傳例曰弑以并齊耳有馬千覆而敗之曰取某

來之言亦乞所懼師謂威力無備若履軒曰取者言易也羅綱之所掩覆二與傳例覆而取之別軍皆見喻制故以

增註 校本

侯通焉鮑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

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或

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

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

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懼

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

之子餘大宰囚諸樓臺桷之以棘桷擁也○使

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為十年邾子來奔

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蒞盟臧賓如臧

齊閭丘明來蒞盟盟不書諱畧之且逆季

姬以歸季姬鮑侯所通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

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女音汝公乎想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

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

道使以二乘及潞礫之以入遂殺之礫亦束縛○礫

丘隕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宋皇

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雍於勇

反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左傳 卷二十九

師傲此

龍洲曰墨合許報之言自遠通近而軍師知不免故皆哭

墨周四圍不通也孫鑛云凡作墨斷日作一墨繞其師轉久之則墨合矣此亦如鎖城法然林註鄭師知不免故哭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賡宰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墨斷成輒徙舍合其圍墨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賡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邾張與鄭羅歸之鄭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鄭古洽反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於邾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

元粹案注末口舊本終上取鄭師之事作宋口非阮元云宋馮云築城穿溝兩

本宋作末是也案毛事本當平對今偏誼父六經正誤云西將邾字夾在中間北至末口末作末誤城死字便作活字然則毛氏所見南宋用又溝字既可對監本已不作末口矣上又須連下文七

谷川龍山曰水陰字妙活服虔云北也火陽也火性炎上南行通火下法橫遇水則沈滅故謂沈者為土立者為水陽也蓋其主殺伐而邪向經者為火因屬陰今得水克火之北而細曲為水昭北故曰可以興兵姜十七年傳注姜姓齊姓子尚謂宋姜姓之祖神農氏以火屬火火得水則沈故紀事又以名官齊曰伐齊則可子姓屬其後也趙鞅祖居水故曰敵宋不吉瀛水故賜姓瀛

同卷曰史墨之占專與盈通指宋之盛不可並舉趙氏名位敵者名位相配而並盛所以不可當也盈坎水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九

二十七

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尚姜齊姓子尚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馮波水反鄭故以為有

之盛故屬之宋下法今不可考然上文是謂沈陽陽沈陰中按地天泰此卦自自有鬱蓄充滿之意二至四為兌自三下文是謂如川之滿至五為震此為雷不可游也此必卜見澤歸妹三四相易盈滿之兆故不然也亦成歸妹帝五也趙執姓靈龜盈別字兌為少女坤妻道不可以其聲同而附也六陰多取象妹會社解迂龍山曰六五爻變為坎亦無故與兵非君子之適人之義需飲食志故曰不知其他以之道也九五需抑二史氏之書于酒食吉亦其象龍洲曰凡易爻位以酒食名鄰里之象五為君位君位而陰坎為酒自一至四爻故為王者嫁妹泰為兌兌為食孔子之為卦陰陽交通之曰美帝乙之嫁妹象也且六五之應在順天地之道以立下九二帝女下嫁得嫁娶之義即此泰如其願之象受福祿六五爻義也而大吉也

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坤上泰之需三三乾下坤上泰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汲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為微子之後今上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與吳謀伐之為不吉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經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息軒曰前年伐鄭報定遣來召我則彼雍丘未得志焉故復為伐主我往會之伐之傳不釋者前年也故今從不與謀傳可推也又曰蓋衛人逆之故惇入卒于簡人立書歸郝敬曰薛伯未同盟侯納之曰歸亦書名非夷狄亦不月傳例非也

不與謀謂彼心目書會從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夏不與謀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書歸齊納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秋葬薛之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

案子貢之言在定十五年齊召南曰此邾子即太子華上年為吳人所立者也履軒曰赴于師亦以病死赴也非解說服虔曰三日哭于軍故以三日之哭誤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貢之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鄆齊地邾邾不書兵并屬吳不齊人弒悼公列於諸侯○鄆音談鄆音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增註 校水

左傳 卷二十一

門之外諸侯相臨之齊使不備也舟師

禮息軒曰伐統名也此也

傳自為文故先提綱

言伐至下文始釋經按於此指伐姜而

故云侵及賴而還

侗菴曰事不再令專

就卜上言如叔仲惠世三年傳稱齊晉

伯令龜之令非命今戰于鞌丘知伯親

之令

馬宗建曰司馬彪郡也世七年陳成子

國志濟南管縣有賴名顏涿聚之子晉

亭

履軒曰李札九十餘焉是卒一名隰

帥師恐左氏之妄孫疏云札之子孫

疏曰此李上或是札亦稱季子猶知氏

之子孫可備一說

陸祭曰啖助曰左氏德安民大賢之事

事迹倒錯者甚多此是札無疑

李師師當在前數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大夏趙鞅帥師伐齊以經書侵

夫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伐宋不吉

不再令再令上不襲吉也襲重

犁及鞌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

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

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

吳代齊傳○復扶又反冬楚子期伐陳陳即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

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

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

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慶音蒙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

出奔鄭書名貪也○闕破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

秋七月辛酉滕子

虞母卒無傳赴以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名

傳十一年春齊為郎故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

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

季孫謂其

宰冉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孔子弟子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九

元

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哀十年

蘭園曰：據杜解，一子斥李孫，二子斥孟孫叔孫，考文意不必然。中井云：是只於三家申擬一二也。未指其誰耳。是也。李孫林註：使二子從公，曰不能，杜以為不能居封疆近郊之地，使二子禦諸竟，亦不然。謂守與禦諸竟皆按一子帥師，或無不能求，乃曰居封疆一字，朱云：背城而之，問言守固在國內，戰於城下也。或禦之亦不必出竟外，云屬臣屬也。此四何力之不能之有，文字後人割入哀公，意明白可見矣。履傳註如此之類，不軒曰：封疆在四竟，是少屬謂從軍也，謂未出竟也，非近郊之謂。息軒曰：屬從也，言國之安危存亡，按不列不列於會於此乎？定不從一子也。一讀大字屬上而戰者，非復魯人言句，非林註，俟再必將戰矣。侗菴曰：求待命于此也，二子之辱，至於不欲。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皆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一子恨季氏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侯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黨音掌。

戰政之歸季氏，不亦宜乎？怯懦無立者，固不能操威柄乎？此激怒二子之辭。下文武叔問而求不對，仍是激厲之術。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方始稍有振奮之心。元粹案：正義諸家，宜字絕句，非矣。惠棟曰：黨氏，魯大夫黨氏之溝。猶云子駒之師。履軒曰：侯者，俟季孫之呼喚也。未戰從人也。公管外之列，策有黨氏之室，而前有溝，冉子侯於其上耳。何地名之有？又安得曰朝中莊三十二年，公衆臺臨黨氏，則黨氏與公宮隣。又曰：黨氏二句，諷二子之不力也。非所問非所及之謂存參。馬宗璉曰：史記注引鄭尚書注，愚懦不壯，毅曰弱，或云就就有道之家，按本駁劉原父是就須能就亡而用也。安井亦云：信三十命也。補正劉原二年，憲叔曰：孟季謂父曰：有子當作子。孟明哀十五年，季子有然，古人于字下曰：謂李路是左傳文，加子字，如臣章補。

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求。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亡材力所及，故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亡材，不而蒐乘。蒐，蒐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求也。○少詩：照反。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門也。五月，右

例列未考耳。履軒章子田躬稱子田嬰稱嬰子田文命效死也。又曰已稱文子魏冉稱冉徒卒謂左右親兵。息軒曰政征通。

息軒曰云衆從之則皆死焉。刻刻約也。漢書內自克約或作剋約與此字同而義異。

師從之五言乃從公叔務人昭公為見保者而泣城者曰事充繇役政重多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乃踰溝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陳陳瓘陳莊涉泗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之側孟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

侗菴曰誰不知言衆皆解逃走也惡賢言如一音而廢友

一人止戰不足以抗大軍徒死無益比諸走者相去無幾徐行被殺足見其不畏死蓋舉軍逃奔壯士無所展力憤鬱自投死亦可憐杜注雖未盡亦不失大旨離題以中人自處非無戰志之解憤憤之極元粹案中并訓賢爲勝則是也注似訓爲賢德之賢不可從陸祭曰銳利也息軒曰言銳利如鋒不可當

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爲賢皆徐步而死徐行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能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遁謀間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子羽銳敏顏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冉有用矛

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爲下殤不滿八歲爲無服之殤長殤中殤服降成人

增補合注言丹有知一等下勝降二等事君之義杜注義為按魯人欲勿傷童勇劉注義為藝皆非汪商問之孔子也是

鳳山曰或云器成而模以梁米為之加具言以器成之餘而薑桂曰脯馬氏評其之也案此說非果之云道渴只該欲如此至下文何不諫水今不惟有酒又句不說去言器成時有飯有肉所謂給已知其見逐故具之也

履軒曰得志謂破敵傳子是未戰前事立功

傳遜曰說文尋理惟以告哀葬之有也尋約者使尋理繩歌何害復存之約以待用也陸氏用吳俗斷髮故短短之似得之履軒曰蓋是罵語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以物遺人謂之問上句是泛言下句實問人於他邦是也之言凡力戰者二必周禮大司馬鄭註死矣例為然今五三進軍擊鼓鳴鐃退

增註

抄本

左傳

卷二十一

莊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

不皆陳也不書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敗勝負不殊

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

己大器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

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漢乾飯也○糗起九反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禮曰何

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先見逐為郊戰故公

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為去聲五月克博壬申至于

贏博贏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晉門巢將

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

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

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心得志書子以也欲獲死事之功

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桑掩

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一子必死亦勸將勉之將

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

行命其徒具舍玉子行陳逆也具舍玉亦示必死○行如字又戶郎反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緇也八尺為尋吳

髮短欲以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戰

夷儀五氏與今使問茲多以琴琴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

不復見子矣言將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

於此其必死也

哀十一年

軍擊鼓鳴鑼是進退皆有金鼓唯鑼與鏡之異耳蓋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勳之欲退則先擊金以靜之也

馬宗璉曰昭五年傳植見元年

杜洩曰夫子為司馬

杜注夫子叔孫也是

叔孫世為司馬杜注

從吳司馬非是履子貢衛人故稱衛

軒曰叔孫時為司馬賜邵氏云州仇

宜而云從者謙辭猶奉甲從君者對王

從政之從也

字鼎曰言衣此甲從

君之通軍以并其賜

已不聞金矣

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殲齊人皆自

知將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齊上軍敗國子

敗晉門巢

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

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

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報將戰吳子呼叔孫

叔孫武叔州仇

曰而事何也何

職對曰從司馬

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劍鉞曰奉

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

貢孔

子弟子也○

日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受公

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

新篋襲之以玄纁

襲薦也○加組帶焉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言天

善故殺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

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

也夫

參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

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

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

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也元粹案字說可接吳語夫差狀言從授本引邵實君字於齊曰寡人帥不絕句而并為受之之賜吳國之役遵文禮恐非

索安并訓戲為社謂好之故今大夫國包之姑存一說蘭子與其眾庶以犯園曰据杜注下衷即獵魚國之師徒天不國子中井云是若不知有是則何齊侯也不斥國子使以下國勝與此下國使魯得克也不傳小異或云此段特指殺國子此說似語勢大似吳辭恐可從然要是歸國子此傳誤使下國即之元之言不必遠介使下國勝也齊侯杜解宜為優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三

越者漢書集注文類命也易謂轉易無
云駒也 息軒曰共 便轉生種類不令
音恭易延也謂延子 更有惡子孫也此
孫存參

陸繁曰史記說苑吳文引之略也 君
越春秋皆云吳王使易之承上易種而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言林氏以為反商
子於齊鮑氏而還報之道者非

吳是謂子胥實身自金盞字考屬鑲音
使齊矣與杜說不同祝間

顧炎武曰子胥為檣鬼材用暗致備
吳王使於齊也古者王之棺材之意
兵文使在其間為王外傳子胥將死曰

孫氏傳終言之亦猶而縣吾目於東門
夫樂王奔楚為堂谿以見越之入吳國
氏也解謂改姓辟吳之亡也又見吳世

禍非 李紹松曰言家文少異史記說
若檣木長大可以為死吳越春秋皆云
材之時越人心滅吳子胥身使於齊屬

也 案按本引備棺其子於鮑氏而還
材之說也
與杜說不同或云
字鼎曰宋子朝蓋靈子胥屬子於齊蓋
公所為南子召者

絕先人之嗣也
林註疾或時往淫
於外州人之女

城鉏離私邑桓氏
即離

無俾易種于茲邑 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
橫不承命者也顛割也珍

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 類○圃音藝種章勇反從子容反 是商所以

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私使人至齊
屬以其子改

姓為王孫欲辟吳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鑲

以死 艾陵役也屬鑲劍名
○鑲音閭又音婁 將死曰樹吾墓檣

檣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

天之道也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
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

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善有
○備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疾即
齊也 初疾娶于宋

子朝 子朝宋人仕
衛為大夫 其姊嬖 姊所娶
女之姊 子朝出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姊寘於犁 犁衛邑○
妻之去聲 而為之一宮如

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

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外州衛邑軒
車也以獻於

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 遺疾
之第

疾 孔姑孔文子之女疾
之妻○婚其乙反 疾臣向魋 為宋向魋臣
○魋徒回反

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城鉏
宋邑 宋公求珠魋不與

由是得罪及桓氏出 出在十
四年 城鉏人攻大叔

疾衛莊公復之 還聽使 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

李惇曰據此傳悼子
 位故夏戊為大夫注孫鑛云夏戊既
 云夏戊悼子之甥以悼子之甥須云生
 二十五年傳云彌子悼子及一女女適
 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夏氏乃明
 驥以為夫人其弟期明堂位云夏氏氏
 大叔疾之從孫甥也之四連駁之六期
 夏戊子為疾從孫甥周之甚諸家所註
 則戊當為疾甥也然與記文異或別有
 上文止言懿子納公所據或相從而誤
 子懿之女下云故夏方里為井四井為
 戊為大夫意不相貫邑四邑為丘丘出
 當是懿子之女又妻馬一匹牛三頭四
 夏戊之父也以親屬丘為甸甸乃有馬
 言之夏戊當是公子四匹牛十二頭此
 懿曾孫杜注未明為革車一乘舊法
 梁玉繩曰此傳與論田與家資同賦今
 語對衛靈公語同而欲別賦其田故言
 其前後各異當是兩欲以田賦也是為

於少帝終言殯之失所也巢即初晉悼公子
 怒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慙魚大
 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遂聘之
 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戊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
 甯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甲兵之事未之聞
 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
 喻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
 難也圍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魯人以

事元粹案傳與論所出皆於常也
 孟同事而異傳傳文用田賦者田田之
 此類不一而足要之所收以為賦今之
 當以論孟為正矣出牛馬也用言舊
 服度曰焉喻已水以不用而公用之
 喻所之國案注丘賦舊本作兵賦非
 今從翻宋經注本履軒曰田賦之法
 不可考先儒皆就田賦二字種種穿鑿
 立說究竟不見其可姑闕之可也如杜
 別田財之說於傳文孟子事出魯論及
 殊無可徵息軒曰坊記云魯春
 國老卿大夫致仕者秋去夫人之姓曰
 雖不與政其君猶以與其死曰孟子卒
 本爵待之故孔子亦此孟子初至之時
 以從大夫之後自稱不得書曰夫人姬
 朱申曰其施乎也氏至自魯益舊史
 查過於厚其舉政事云能直書云夫人
 必得其中其取賦斂至自異也仲尼脩
 於民也但從其薄春秋以犯犯明著
 惠棟曰丘賦作於前全去其文故經無

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季孫欲以田
 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
 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別如字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
 又彼列天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也三發問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公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
 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施反若不度於禮而食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一

禮

故云以丘亦足矣其事故孟子乃國

蘭園曰古人或載子人譏刺之詞非公

於姓上越語王孫雒自謂十七年傳孟

稱范蠡云子也子穀武伯曰諸侯盟誰

梁閔元年有子汝子執牛耳李熙曰發

哀四年有子北宮子陽之役衛石鵲指

莊三十年有子司馬此鄭會也知是一

子古傳又有稱子大地二名也宋子姓

夫林注云汝之卒康長女字孟稱孟子

子非也者若言宋國之長

案注口本或作亭非女也

在臣位者服小君

家錄翁曰十二月蝨之喪不得云喪

氣燠也宜十五年冬故知孔子始老李

蟻生與此記同左氏孫富服臣為小君

所錄疑非聖人之言之禮而不服故亦

也不得服中服而去

郝敬曰傳云昭公娶經也言適者謂就

于吳云云故不言葬其哭位也一說

小君非也蓋季氏不弔于公也弔畢而

以昭公為君生不歸適季氏也拜者

國葬不稱祖廢其二王之禮也古者

子何有于其妻仲尼無拜禮按季孫非

弔季氏不統不統是喪主此以臣弔臣

不以為君夫人也不也自有拜禮

以為君夫人而書君少半有司徹云乃

夫人則孟子蒙虛名尋尸祖註引此文

而季氏拚無君之態云尋溫也諸尋

春秋傳信而已不稱盟者皆以前盟已

夫人不言葬小君直更溫之便熱溫

也履軒曰放經而即重義故尋為重

拜是不成弔也非偷言若可重溫使

合禮主人拜弔客客亦可歌之便寒故

不答拜伺庵曰周言寒歌不訓寒為

周遍周信盡於信也歌也按溫古之溫

故心以下承此句而訓煇故尋復轉訓

敷暢之四之字皆指溫是古義也

信杜獨於言以結之

句言信未盡履軒曰尋煇同寒與煇

對意自明不須別解林雲銘曰吳與

增註校本

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圓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夏五月

甲辰孟子卒魯人諱聚同姓謂之孟公會吳

于橐臯橐臯在淮南逡遒縣東南○秋公

會衛侯宋皇瑗于鄆鄆發陽也廣陵海陵宋

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蝨

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夏五月昭

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聚同

之孟子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不反

哭故不言葬小君友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孔

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孔子始

弔也統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

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

以制之義玉帛以奉之明神言以結之其

明神以要之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

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

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姓而懼謀

左傳

卷二十六

三

是

是

是

是

衛先有殺行人之怨，若此會微而不至，正可以逞其毒，子羽言吳無道，不如不往，為君計也。子木言吳惟無道，所以不可不往，為國計也。是耶之會，出於萬不獲棄疾，已見七年，已遲遲而至，有許多瞻顧苦衷矣。又曰：長木喻吳國，國狗長木有形而無情，國與狗失道，故國狗有情而無知，故當狗猶國士，國馬與斃，而標噬無所擇，長木對一說，標與取以為無道棄疾之，地抱通標，而而去喻。侗菴曰：國狗，國抱之江中，皆同中無雙之名狗，凡狗成二年，置盟，長晉而往，其所傷小名狗，猶盟也。晉盟主，不而往，其所害大，不然，應有故諸侯之卿，只是家狗，何以見其貶而稱人，此吳夷比國與長木之意乎。禮自處，不令主盟，莊子曰：吾相馬，直者故私盟者，不令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但管目不書，仲尼中繩圓者，中規是國，亦不書之耳。侯伯

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也。數蕭反。又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盟主也。以諸侯之也。惠棟曰：杜云：藩，從已者為實，札之，離非也。藩，藩盾扶盾，設飲宴也。之屬，名為宿衛，實困之也。存參。

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也。子孟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

崇高也。猶尊崇，隨以仁陵喻衛不欲來者其言賤，故得志。

東棟曰：衛侯效夷言，觀此則春秋時已重夷言，謂與國方言，吳音矣，不始於晉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之六

三

三

故將止之。執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說音悅。舍音捨。又音赦。

顧炎武曰固如與人林註從美之心固而不固之固案一不可改矣一讀而說固固然之固解作又說其言從之句宜字義亦通固矣句固陋也

傳說彙纂左氏載孔流下也晉見西南子之言杜預以為失漸下流也夏之九月然一年之間二以月昏火始入十月蠡告其災甚矣故先昏則伏火未及沒儒多駁之王樵曰是夏九月也今經彙纂作而不時直書十二月即夏之以失政爾非與聞也十月不應彙纂李孫怪之

劉炫曰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陳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劉炫以為傳倒叙

相接元粹案劉說其事為後年張本是也中井安井亦皆援傳正倒叙事為從之援本及非劉說後年張本者唯道謬矣顧炎武曰注夫差欲日月劉非也霸云云非也四夷雖大皆曰子履軒曰七年會吳于鄆十吳稱子爵也正與楚二年會吳于橐皋同楚未嘗去晉號而皆不稱子此稱吳經皆書子是常法已子故鮮事詳吳此何心問吳主晉號語與否也杜蓋據國語也然國語唯云云王而已仍稱吳公焉未嘗稱吳子也其不可據明矣

履軒曰前年所謂司歷過者謂周之曆官增註校本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

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彙季孫問諸

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蜚者畢火心星也

今十月火伏在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

釋例論之備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間田曰

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又亡爾反頃苦穎反

是俱棄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年鄭

人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

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

救岳丙申圍宋師此事經在十二月彙上今倒在下更其列其月以為

別者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

覆而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

諸侯故史承而書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

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彙無傳冬十有一月有

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彙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厚步內反

見賢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十有二

通反

左傳卷二十一

哀十三年

也非魯之層官夫周室雖微尚應班層必不得各國之層也不則列國朝會赴告參差不齊萬無是理趙子常云杜謂魯實有層實承劉歆之誤

履軒曰虛墟同謂墮城郭邑居為墟

馬宗璉曰稱庸父之旗如晉趙鞅鑿旗之類有表識者故凡而

補正墮即古隊字

月蝓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聞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蝓實十一月扶又反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臆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讎郈延二子宋大夫○讎火官以反○古報反又古毒反六邑為虛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音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一隧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越大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主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弘烏宏反彌庸見姑

知之息軒曰馬謂縣有姑城姑蔑旗名果爾下文

云吾父之旗也此當云姑蔑而言姑蔑之旗則謂姑蔑人所建之旗杜注是也

先以弱兵誘之而以精兵繼之故敗之以姑蔑旗亦使敵怒而出戰也

履軒曰聞去聲以發一說聞去聲其字聞於所會諸侯或懷指敗也吳語越聞携貳然不得逞志愈章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九

哀九年

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大音泰又音闕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屬音燭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主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守手又反復扶又反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惡烏路反自到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幕古頂反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血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長上聲

蘭園曰長幼不以年重禍司馬益官齒言蓋以歎血之先長幼次厚也勝者後況之也言其孰當為長負者為幼先與孰當後必戰死建鼓立鼓擊之與而後決矣吳之為長戰也按莊子亦有於周室果不如晉為建鼓子肉食謂貴伯於姬姓之為重則人詳莊十年晉遂得先焉朱云勝忍耐也韋注墨者為長負者為幼必黑氣也

可知也未然又曰晉人先飲馮氏云墨謂汙氣黧黑色也先吳子晉也吳謂益氣下故面色枯瘦吳公先飲與此正如此也孟子食粥面合此宜再考

深墨亦然元粹案侯牧以下諸侯見增島說據國語韋注在晉者伯及帥之是也中井以墨為別子男以上見在晉有一物不可從息者侯盡帥之也軒曰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則待晉以屬國

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所勝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

子服景伯辨之始能晉以臣為伯故戰免之而又執景伯以責晉豈不經緯而不書盟矣

履軒曰伯帥侯牧伯與下文同謂侯伯也晉為伯則吳為州侯牧謂諸侯也諸侯牧實為子男也晉牧民者故通稱焉是為子男則與鄰同皆就當時之事而言不宜遽引古典論先伐

息軒曰六人謂從者林注立後言已已一車三人故二乘六立後不避四執

人景伯之車蓋駟乘并景伯為七人故下文云執其賤者七人

王引之曰陳氏芳林攷正曰案正義曰周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二十七

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

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周之十月非祭上
公之時則先王似當帝先公之時且祭
作先公惜石經殘闕禮終朝而畢無上
家語載此事亦作先幸盡於幸之事
王家六人曰作先公景伯以與信鬼皆
者是也今本作先王虛言以恐之耳
者後人依家語改之馮氏云不與祝宗
耳桓五年正義引此會事也次句省祝
正作先公
宗字舊在會字截
非祝宗句

馬宗璉曰王符曰有
山氏魯公族姬姓
陸祭曰說文樂垂也
息軒曰說文樂字
下不引此傳廣韻樂
垂也樂通訓垂似
長
王引之曰喪大記食
粥於盛鄭注云盛謂
今時杯杆也字鼎
若汝也與若爲若
林注有山教申叔
曰登山呼曰庚癸
則諾而與之或云

曰朱云豕精米也
林注有山氏素備糧
食登山待其呼則諾
而與之也正義庚以
呼吾應之曰庚
在西方穀以秋熟故
以庚主穀矣在北方
晚那祝也
居水之位故以癸主
水言欲致飯并致飲
因其男女者欲止
而都之也

馮寧驛曰弗能居本
國有難當速歸故此
借事以應起手文法
林注與去宋遠故不
能居于情事未合
又曰此兩語仍作暗
暗心照語不肯明說
猶是惡聞之見耳

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

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

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

舊相識曰佩玉繁兮余無所繫之繁然服飾備也己獨

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

父睨之但得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

計及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

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

而囚其婦人以宋不與黃池大宰嚭曰可勝

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員之言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二十九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增註

辰十三年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公

陸繁曰厚胡反

阮元曰葉抄本江作工

阮元曰葉抄本樹作松滑作工非也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照作名

哀經元年得見賢遍反此復扶又反一處昌慮反傳圍壘

力軌周市子合反○高陪並如字厚戶豆反故令力呈反

以辨一音方別也彼列反出降戶江反使疆居良反

夫椒椒又作枳大湖音泰會稽古兮反上會稽時掌反大夫

種章勇反大宰音泰去疾本又作去惡有過國名殺斟之林反夏同

姓戶雅反復為扶又反后緡亡巾反○舊有昏忘亡亮反五字今刪自

竇音豆少康詩照反之長丁丈反庖正步交反姚羊昭反諸綸

倫音倫之燼徐刃反又女艾五蓋反課澆音蹀之績一本作迹而長

丁丈反可竣本又作俟音仕介在音界生聚才喻反為

沼之兆汗池音烏故復扶又反逢滑于八反土芥古邁反如莽

增註

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公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唐作唐燭作燭
案錢大昕云說文無燭字當依石經作
燭漢韻引燭字或變從火唐燭實一字
也

陸榮曰謀協句以故兆屬下

○撲馬 撲音上反 陸榮曰撲匹角
反

亡黨 孔圉 魚呂 然鉏 之承反下 崇壇 徒丹 不彤 徒冬
反

漆 鏤 魯豆 臺榭 音 天有菑 音 癘 本或作天 疾疫 音 熟
也 鏤 反

食者分 如字一讀以 猶徧 音 卒 子忽 乘 繩證 與焉 音
分字連下句

陂池 彼宜 妃嬙 本又作膚或 嬪御 毗人 玩好 呼報 夫
反

先自敗也已 大音扶本或作夫 經 二年易也 以政 句
差先自敗者非

繹 古侯反 以要 一遙 于鐵 天結 皆陳 直觀 伐紱 古
下音亦

反 郢也 以井 三揖 一人 立適 丁歷反下 大子純 喪冠
反

衰經 七雷反下 爰契 苦計反又 謀協以故兆 絕 詢可
田結反

也 思遵 斬艾 魚廢 欲擅 市戰 作維 音 洛斯役 如字字又
反

蘇林注漢書云厥取 志父 音 紱縕 一賜 以戮 音 桐棺
薪者 今本亦厥

三寸 禮記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
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

案禮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
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

故以 之重 直龍反 王棺四重 禮記云水兕革棺被之
為罰

之革為一重辟為二重 君再重 君謂侯伯子男侯伯
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

唯無水草耳兕革與辟為一 大夫一重 大夫唯屬與
重屬為再重大棺為三重

今云不設辟者時 載柩 其又 為衆 于偽 郵無恤 音 其
僭耳非正禮也

怯 去業 牖下 羊九 吏詰 起吉 瘡疾 魚略 禱曰 丁老
反

自沃 音 持矛 亡侯 絕筋 居銀 斃于 婢世反本 踣 蒲
逸

反 蠡旗 芳恭 傳使 素口反 公孫虎 武江 稅焉 始銳
反

為范 于偽反下步 幕下 音 嘔血 木又作略 吐也 他露
為其主同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弊作弊同依說
又當作弊下從犬

洩庸一音作息中悔丁仲反經三年為子于偽反樂彭孫引反及未詳

傳司鐸待洛反南宮閱悅音命不共恭音校人戶教反

脂轄戶轄反本之易以鼓反變難乃且反帷幕位悲反

蒙茸七入反一縣教玄音富父甫音槐懷音官辨辨具之猶辨注同

拾音潘也北土呼之豪古老反所鄉許亮反道今本向

還一音勅令力呈反南孺子如仕反其郭芳夫反經四年公

孫姓本又作生毫社步洛反頃公音傳也承音懲直

公孫翩篇音文之錯一音客中肘丁仲反下負音甬咸音

江音入郢以井反又氏潰戶內反豐析星歷反少習一音

如之難乃且反以界必利反楚復扶又反甯跪其委反取邢

刑音藥力官反鄣郭璞三蒼解詁音腫字林火沃反孟音

經五年城毗頻夷反杵臼昌呂反下傳柳朔良九反以僭

子念反為吉射于偽反未冠古喚反鬻奴音子茶一音丈

嬖必計反間於一音間廁之疾痰本或作疹寘羣之

惡而鳥路反不濫力暫反濫溢音經六年邾瑁音仕城音

亢父音廢長丁文反立少詩照反楚子軫之忍反史殺茶

音試下皆同傳城父音偃蹇約免反下驕敖五報必

偏音盍戶臘反需音須一音多難乃且反鮑牧州牧乘

如繩證晏圉魚目反大冥亡丁反舍其音夾日古洽反大史

阮元曰葉抄本豪作豪按杜二意積則字當从永也

阮元曰葉抄本洛作各

阮元曰葉抄本政誤政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幅作濡是也

音泰 禳祭如羊反 而寘之鼓反 其天於表反 又焉於虔反 為景

息遂 竟內境音 漳章音 楚昭王知大道矣本或作夏書戶

反下 闕止苦暫反 壬也而林反 洩言息列反又 欲令力呈反下

同 與饋其位反 鮑點之廉反 女忘音 而背音佩後 拘音 句

寶音 不匱其位反 少君詩照反 長君丁丈反 夫孺子音扶鴉

同。今 野幕音 莫冒亡報反 淳音 駐於中住反 經七年于繒

本又作鄆。 傳百牢力刀反 具過宋古禾反 以後如字又

上物如字一音時 大伯音泰 贏以本又 故效戶孝反

將焉於虔反 不禦魚呂反 擊析音訛以兩木相擊以 晝掠

中救 于繹音 鄒縣側留反 馮恃皮冰反 振鐸待洛反 公

阮元曰葉抄本側作則非也

陸祭曰後戶豆反是也
○不樂 樂音岳一音洛 陸祭曰音洛是 阮元曰葉抄本洛作各非也

孫彊其良反 好田呼報反 弋以職反 而奸音 經八年褚

師中呂反 之詬呼豆反 傳詬之本又 罵辱力智反 吳為千

反下注則為 不狙女九反 死其難乃且反 曾所在增反 之好

呼報反下 欲覆芳服反 子泄息列反又作洩 與饒婢世

子洩率絕句 故道險絕句 吳竟音 僑田其驕反 拘鄆音俱

道之音 內應應對 析朱鉏星歷反注 泗上四音 於幕

庭亡博反 設格更百反 試躍羊灼反 析骸戶皆反本 而爨七

反 及虧去危反 負載如字或 萊門音 為質音致 復求扶

反 妻之七計反 前為于偽反 荐之本又作荐 雍也於

反。今 故諷方鳳反 愬之音 於潞音 經九年傳公孟

本擁 上專 參三十九尺七 四十五

○傳八年二遷 三息暫反 陸祭曰 三如字

案本或賸作賸非也

綽昌灼反本武子賸以證反作壘力軌反塹成七豔反邾張

一音甲可游音由之需音須以祉音恥徹音景經十年不與音預書

殺申志反傳今本弑兵并必政反人殺申志反。襲重直龍

反又直取犂力兮反又名隰音習本或少子詩照反經

十一年艾陵五蓋反公與伐音預傳齊為于偽反御諸魚

反本又作禦自度待洛反封疆居良反二子之不欲戰

也宜絕句不成丈夫也本或作鬼乘所求反下閱音悅

孟孺子而住反彘直利反邴洩音丙又管周父音甫徒卒

子忽反雪門音于繇役本或作繇涉泗音四為殿丁練反抽

矢勅留反策其初革反本誰不如如字諫音牒齊人遁徒困反

阮元曰葉抄本北誤比

謀間間廁之間能默本亦作嘿其壁必計反童本亦作僮音

僮汪烏黃反無殤音商八歲至用矛亡侯反皆陳直觀反

輶咄沉阮反稻醴音禮股脯字又羸音盈公孫夏戶雅反虞殯

必刃具含玉戶暗反本揮許韋反問遺唯季反王卒于忽反

八百乘繩證反寘之之鼓反新篋苦協反襲以一本作襲之

本亦玄纁許云反本加組音祖不衷音忠饋賂其位反或

路參音患也夫扶音為沼之兆反其泯亡軫反盤庚步干反之誥

古報不共音恭魚音器殄大典反無俾必爾反育長丁丈反

使於所吏反屬鏐力俱反又墓櫃古雅反子朝如字犂力

反孔姑音其少禘詩照反下子懋一作遂聘匹政反

增註

左傳

卷三十九

紀文

四十六

案王一作土又作王俱非
案戊舊本作戊非阮元云盧文昭本作
戊作戊北宋本作戈葉抄本作戊字
案當作戊

夏戊戶雅反下簋音軌遽止其據反斂從力豔反貪冒亡北反

音莫報反無厭於鹽反經十二年諱取七喻反又如今字本或

逡一音七倫反迨一音巡繇音遙繇音遙傳取于七喻反本亦作

放經大結反故去起呂反贊音至以要一遙反尋重直龍反寒

歇許謁反之斃婢世反國狗音苟噬市制反齧五結反本藩衛

及方元反注籬也力知反及今籩許氣反以難乃旦反于

盍戶臘反不為于偽反乃舍也釋反效夷戶教反蟄直立反隙地去逆

間田音閑一本作間玉暢勅亮反一作王暢戈古禾反為之

于偽今倒反丁老為別如字又經十三年男成音城本或作戊

近濟附近之近僭于念反陳夏戶雅反傳使徇似俊反為虛並如字或

音墟非單平公音善不與音預二隧音遂謳陽鳥侯反蔑亡結反

之旗音其地守手又反爭軟所洽反又大伯音泰對使所吏

於吳有豐芳中反八百乘繩證反及注同坐為才臥反恐之

丘勇反不共音恭而祗音紫一音而水反褐戶葛反之爰如字又

庭則本或作七奴反殺其丈夫直兩反本或悖惑補內反

阮元曰葉抄本而祗作而祗案當作祗
阮元曰上本或葉抄本作本又

增註

左傳

卷三十九 叙文

四二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三十

哀公 起十四年 晉 壯氏 集解
盡二十七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

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
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日狩
蓋真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
用日獲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小邾大大句繹地
春秋止於獲麟故

左傳

卷三

四十七

字鼎曰西狩公狩也故叔孫氏之車子
獲麟焉不書狩者何怪 正義鄭玄詩
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釋
獸云慶膚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
屬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
丈二 息軒曰孔子絕筆於獲麟者以
麟為王者之瑞也今麟至而時無明王
是失其所以為瑞反
以自喻知明王不復春秋編年之書也
興乃因魯史寓聖王而不待年終而絕
所以治天下之大經筆於此一句而止
大法於二百四十二者終于其所感而
年之事以垂教於後作也
世是春秋感獲麟而此邾射與邾庶其
作非麟應春秋而至 黑肱莒夷文同
正義載諸家說不可 是其事同其罪等
也傳稱庶其等為
齊召南曰小邾以下 三叛人不通數此
皆傳補經也各本俱 為四叛人者以春
與經平寫唯舊本比 秋止于獲麟獲麟

增註

校本

經文低一字甚是又以下非仲尼所脩案杜注以下皆魯史記也

記之文恐不如賈逵說是弟子所記元

粹案秦氏舊本以下經傳皆與聖經平寫

殊為失休今從齊氏所引舊本及馮氏左

繡之例履軒曰續經疑出於左氏之手

也何必別撰弟子存參案續經傳說又

載篇末宜參看簡公弒第平八驚

錢大昕曰狂唐石經立

旁从王釋文狂其廷鉅野縣有大澤故反蓋讀狂為上聲相得鉅名鉅大也在

臺岳氏本亦作狂而曲阜之西故稱西園上聲與釋文合今

注疏本誤作狂并釋不書也車子謂將文亦改為其廷反攻

者讀從車子絕句服姓也與此異

注車車士微者也子

姓鉏商名證之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

子鉏商今本無士字是服氏所據讀從

車字絕句史記索隱春秋傳及家語並

云車子鉏商而服虔

以子為姓非也亦以舉國不識無由得

車子絕句與杜同書故杜鮮之

元粹案沈彤以為車

下脫士字王引之以

子鉏為氏安井以子

鉏為字絕不如杜注

之平穩孔叢子亦與

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

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

○射音亦句古侯反夏四月齊陳恒執其

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五月庚申朔

日有食之無陳宗豎出奔楚無傳○豎宋

向魋入于曹以叛○曹宋邑○舒亮反莒子狂卒無

○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

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

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

扶又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史失

之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以為不

祥以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

曰麟也然後取之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

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

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

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

要於妙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

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左傳卷三十

增註校本

其伐之故也言

岡龍洲曰子何辱之不問其伐之有理而不肯為乎言本當與否使我戰於手為榮

齊召南曰齊世家全濟言謂使我與之用此傳文而於田敬要其言也

仲完世家則曰子我者闕止之宗人也離闕止子我為二人誤記日較朝而顧不矣息軒曰據世本有異事必有異慮

非鞅別是一人姓諸御名鞅非陳無字之服虔云將往夕省孫也傳遜曰陸云事於君而逢逆之

昭十二年傳右尹子殺人也陳氏方睦革夕注云夕暮見也記者之辭按陳宗

柳宗元朝日說引此陳氏之宗廟也下傳文亦以為暮見愚並同服云陳氏宗

謂昭十二年夕固子長之家盡集陳氏輩莫見楚子此處夕宗族就成子家盟

應是子我夕視事耳也介音界媒介也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亦因也按已有之

之遂執以入可見為已或據史記約有視事也

元粹案輯釋已有之已費解蓋是因上已亦作已指陳豹不

可從校本是也語有望至此望陽倅願煊曰史記孔子

世家眼如望羊釋名視言遠望仰視蓋釋姿容望羊羊陽也

至眼人也林註遲言陽氣在上舉頭高緩其事不敢以告似若望之然也羊陽

為云何害在我對古字通用履軒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也由弗能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及即

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安故數諸御鞅言於公大夫曰陳闕不可

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

遂執以入迺執至陳氏方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沐

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遺去聲潘

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子我

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已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倂肩背倂○長如字又上聲倂力主反望視目望事君子必得

志得君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

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

疏遠○說音悅女音汝遠如字又于萬反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履軒曰四乘四人共不從謂陳氏不從
 一車兄弟中未詳其子我者遂以子我
 誰陸祭曰史記齊之言告也服云彼
 世家司馬貞注云世謂子我子謂成子
 本陳僖子乞產成子隱於公宮為陳氏
 常以下凡七人若昭作內間也附註四
 子則桓子之子成子乘四人同乘也疏
 之叔父又不名莊田引世本作宣子其
 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夷廩丘子鑿茲釋
 四人如公宮此稱四文出子世盈索隱
 乘謂兄弟四人乘車引系本云陳僖子
 而入非二人共乘也生或子常簡子齒
 其三人不見者蓋時宣子其夷穆子安
 或不同入公宮不可原丘子齒鑿茲子
 疆以四乘為八人增世盈惠子得凡七
 叔父為兄弟之數此人據此廩丘子意
 服虔杜預之失也今即尚鑿茲亡子盈
 案孔疏亦引世本以即茲子世盈也注
 昭子莊為僖子之子有錯謬索隱又曰
 與司馬氏之說不同昭子成子之叔父

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
 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
 公宮隱於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
 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
 一子我在幄幄帳也聽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入及開侍人禦之侍人子行殺侍人
 門不納子我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
 素在內故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
 諸寢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
 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害成子
 出舍于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

疑其欲成杜義而妄言耳服虔曰侍人
 御之闔豈以兵御陳欽從公令居寢也
 氏也陸祭曰侍人按家語齊大史子
 公之侍人也故得在餘數孔子云天其
 內而御陳氏元粹案有如陳宗謂餘亦陳氏之黨也
 陳氏先祖鬼神罰之將出奔者詭辭以
 也注未是激怒衆也誰非陳
 馬宗璉曰大門公宮宗謂陳宗之支族
 之大門以闔為宮中衆多子我不足畏
 小門推之可見也有如陳宗謂陳
 宗之先祖鬼神也
 蘭園曰子方辭陳豹與定六年傳有如
 之車而弗受必無矯先君同子我歸遙
 命奪車之事或者謂接殺侍人後
 取車於道者陳逆也
 陳逆將取而與子方
 而子方去而及彫衆
 知其為子方而東之

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誰非則害事
 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
 若欲出我必殺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天
 子明如陳宗門闔宮中小門大門公皆不勝乃出陳氏
 門也○屬之欲反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陳氏邑○奔於
 檢反又音淹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
 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彫衆知
 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彫音而出雍門齊城門也○雍
 於用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

增註 校本

也此說可從
惠棟曰何以見魯衛江淹書云何以見
之士服虔曰子方將魯齊奇節之人燕
欲奔魯衛也
履軒曰齊公是悔並此
陳闕以致禍也鞅固
言不可並而已不言
必誅陳氏矣

大室云此言使夫
人請公就難家享
也因請者因難來
請也
孫鑛云薄即亭尚
書大傳夏人歌蓋
汪中曰薄即亭也故
曰宗邑林注乃以
七邑增益向難宗邑
也

左師每食擊鐘記
者之辭曰迹人至
東過睢陽縣南鄭元
曰睢水於城之陽積
而為逢洪波御覽波
作澤是逢澤即逢洪
周禮地官迹人掌
陂也開封東北逢澤
非宋逢澤其遠不待
言跡知禽獸之處
辨矣元粹案舊本也
開封去宋都四
康作康非阮元云釋
文亦作康云本又作
康石經宋本淳熙本
作康王應麟困學紀
聞昭十四年正義引

增註

校本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
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
衛賈即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
從鞅之言不及此陳氏宋桓魋之寵害
於公○特寵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也數請
享飲欲因請討之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
宰易薄○宰向難公邑欲因
薄宗邑也○宗廟
所在乃益宰七邑而請享公焉
偽喜於
受賜於
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之備
公知
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長上聲
馬子仲○長上聲

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
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
巢也○去聲請以君命召之左
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
又奏○奏樂
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
主迹禽
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地理志言逢澤
東北遠疑非介大也公曰雖魋未來得左
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
公命君憚告子遊戲
乃且及下同野曰嘗私焉○嘗試
也君欲速故
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

並作廢息軒云廢也廢澤獸也作廢是也又案注家舊本誤天神先君鑒臨之作榮今訂正傳遜是皆辭也周禮典曰陸云嘗私言已嘗瑞云牙璋以起軍與左師私暱猶云吾旅珍為牙齒兵象嘗獲於夫子爾傳曰此天子之法諸侯乘盈佐魏莊子於下於封內蓋亦以瑞軍獻于私焉愚謂杜發兵呂氏云父兄說是也上文云君憚故臣老安寵祿新告子野曰試私告焉進英銳以義激發其文甚明陸以他傳句一之誤矣呂祖謙曰其父兄故臣老矣安祿顧寵惟恐失之故不可而新進英銳猶可以義激故曰從吾君之命息軒曰父兄故臣與難親舊故曰不可新臣與難未親未親則明知其非故曰從吾君之命存參案祇適也見襄十四年舊本作祇非也履軒曰左師本意不欲滅難又懼討焉

故劫大夫以入于曹不得質而入也入字正同

更舊之言

王符曰衛之公族有公文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五

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要子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難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難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難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驛而告桓司馬子願桓難弟桓司馬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難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難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曹以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

以入焉巢不能克難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質音致不

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

自難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

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音赦又音捨民遂叛之

向難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

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

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

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

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難弟也珪守邑符信

向難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

左傳

卷三

六

其邑齊所與之邑也。不同。不同仕也。息軒曰：牛、宋人而宋林註：阮氏句，卒於方逐向氏，其反蓋反阮家也。於孔氏也，人皆有兄弟之歎，蓋在此時焉。

鍾惺曰：聖人舉動有其理，貴有其事，請討或疑孔子無此言，理也。以魯之衆加齊，或論之如東郭亥之半，所以討之之事，鍾氏云：聖人舉動也，宋儒乃駁之，夫討有其理，貴有其事，則用兵豈有用兵而以衆加半，所以討惡其教者乎？元粹案：傳云：孔子辭，理兼勢論，好謀而論語有之。三子告成是也，請三，是論一段，若信傳是夫子理已備，因公恒怯在君前，既已辭之，而又總勢而見事之。

復之三子而告之乎，必可行也。論語何其言之反覆哉？正云：之三子告，此無義雖有辨，竟不免附其文者，傳是史官會亦當以論語爲正，所錄故唯記其與耳。蘭園曰：朱子注君言耳，論語云：孔子嘗爲大公孫意，在保障，孫夫而今致仕，然尚從子意在蘭絲，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杜云：嘗爲大夫林註：成備禦嚴固而去，故言後如此，則孺子之從者不能之後二字，不冠從字，以成。邢昺論語疏亦云：孔子爲大夫而今去，故曰從大夫後，不如朱子說穩。履軒曰：使即有使矣，蓋爲宰使也，不當作有司所遣之使者，又曰：聽共謂聽候乎，供給之命存參。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惡去聲。○音坑或音例。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公也。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日音齊。○如字，又去聲。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爲大夫而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圍，畜養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焉。馬，病，謂民貧。爲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之，恨也。故鞭成，有司使之使人。○使去聲。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內如。懼不歸。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

左傳

卷三

七

息軒曰無干蓋簡公之黨鄭伯伐宋蓋報十二年圍密之役大雩旱也趙鞅數伐衛蓋欲納蒯聵也晉侯伐鄭以鄭屬吳也
林注公孫宿以成叛魯附齊

馬宗璉曰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

尸柩也案聘禮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問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也若入境未至國都唯以尸入殯於賓館耳今貞子卒於境內未至國都而卒尹欲以尸將事者以吳

馮李驥曰杜注上介人不納故引禮深正使也蓋因舊注駁辨之也非禮之止辭上介絕句而誤也附註駁辭絕陸祭曰備具也言備句上介屬下或屬使數而已蘭園曰上句者非蓋固副使然備使只言備使臣耳杜云朱註貞子身無福備猶副拘矣下備使祿不為天所愍恤奉尸將命若為副使則與上文不應陸祭曰共積謂共給委積也息軒曰一日句絕言當行而不行廢棄日力共給積聚以棺斂如此者一日乃遷次言急於致命

蘭園曰朱子云按禮於晉求遭喪之礼賓入竟而死則以尸行林註今聘使道入殯于館而介攝其死而不得以尸行命官已至朝主人將命是遭所朝聘之欲行禮賓請問之後喪則亦須自還也

增註

校本

無不出奔北燕傳無鄭伯伐宋傳無秋八月大雩傳無晉趙鞅帥師伐衛傳無冬晉侯伐鄭傳無及齊平齊魯與衛公孟彊出奔齊苦侯反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禮聘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虞然隕大夫之尸虞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使猶副也○備使所吏反下同無祿使人逢天之慙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積子賜反又一日遷次不取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

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也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使猶副也○備使所吏反下同無祿使人逢天之慙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殯斂所積聚之用○共音恭積子賜反又一日遷次不取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

而賓死則以柩造朝即彼較此其為不以尸將事今公孫貢可明矣

子卒于竟內依禮唯可以尸而入殯于賓館幸爭乃欲以柩造朝以尸將事而吳人內之杜注又以為知禮皆失之矣元粹案遭喪遭主國之喪也文六年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礼行與此同

朱申曰非吳君與舟前有水潦隕尸等語故以非舟人濟涉之過應之

終饗陳氏終饗之也

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尹尹蓋知禮也內如音納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過衛仲由兄子王也過仲由子路見之過音戈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

錢大昕曰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

林註吾今受命使義別子貢名賜字當楚矣於是齊從從贛論語作貢禮記子路之言與會講唯樂記一篇稱子贛和

餘與論語同左傳定人皆臣事於人則十五年哀七年十二當一心事上今公年作子貢哀十五年孫成而有背人之十六年廿六年廿七心朱註而汝也

年作子贛

顧炎武曰陸氏曰喪失也成魯宣室皆魯林註將安用貢不出奔是自喪其宗國義之名哉也

履軒曰館適客見客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九

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子故為魯言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止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贛與貢同曰人皆臣人而有背入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仲尼之徒皆忠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齊同好

案齊兵車五百乘為晉所獲

息軒曰一里二十五家隱云世五家為家必立一社書戶口里里各立社書社與田數藏之故稱二書其社之人各十五家為書社耳于籍也

惠棟曰高誘戰國策注曰寒心懼也

齊邑南曰漢志泰山入贏縣晉也郡有贏縣即此地也齊之南界邑

而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未肯

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

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去聲冠如字又古喚反

與衛地自濟以西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諸若反吳人加敝邑以亂

在八齊因其病取讎與圍亦在八年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

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

入于贏贏齊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

惺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也孔

惺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也孔

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渾戶人子在戚孔姬使之焉良夫

夫請去聲又如字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

與○無音預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太子請閏月

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圃昏二

人蒙衣而乘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

妾以告自稱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

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被

長丁丈反又如字身長也朱氏以為年長

朱云雖三次有犯皆有其罪無預於法也

服虔曰蒙衣為婦人與太子入入衛也之服巾蒙其頭而共服云蒙衣以巾蒙乘也又曰家臣稱其頭也字氏云稱老問其姓名字鼎姻妾蓋良夫知姻曰稱姻妾者良夫知妾名氏故取以詐其名氏故取以詐也與殺凡盟用牛非直自稱曰姻妾今事迫促時難得服虔曰入孔氏家適半故用殺耳殺牲伯姬所居又曰先豕耳先至孔惺所也

增註

校本

上事

卷三

十

蘭園曰是蓋乘寧與召獲共飲寧聞亂作炙未熟魯皇舍酒而告季氏獲乃命駕車從容猶不啻酒乃炙既熟又與人行爵食炙也炙即向所未熟之炙也服子路字季故論語度曰召獲奉衛侯稱李路孫鑣云鑣息軒曰乘寧以下皆寧一面告仲召二記寧所為則召獲亦入一面駕車奉疾孔氏之臣其駕乘車山奔也或云獲史亦寧使之召上不言記作護欲召子路使者蒙上使告之使令護車也亦通然省文存參

履軒曰及謂禍難來煩碎又行爵之句切於身蓋言禍難來顛倒辭義不允若苟免焉但未來切於連馮氏云召獲行身不當往求而踐焉爵二句正敘事錯耳又曰子路孔悝綜處不踐史記作之臣也非衛侯之臣莫踐子羔以為季孔悝見劫故往救之路欲救衛君故言

甲與穀豚追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欲以盟逐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強上聲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孔子弟子將出奔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難可不必踐其難去聲下同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季子曰是公孫

耳專為孔悝也非為政不及子路欲出公曰其難曰其患救孔悝故言食焉曰食焉曰利其祿皆不避蓋子路在外就孔悝而言不在衛不辭亂故只恐大侯矣則與衛大夫高子殺孔悝故言大柴地位已異非特氣子必不用孔悝而象不同也注不殺是殺之必或言不唯意何居古今論者皆已一人亦別有之不免是失惠棟曰林註大子安用劫王肅曰必或繼之必孔悝以求立魏氏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云子路倉卒聞難也履軒曰言別立未知其詳特以為孔氏宗人以為難也將殺悝耳又云子謂不以孔悝一人作路賢於結纓赴難去就然亦劫逼之言而失於為孔氏臣也

息軒曰故政輒時從輦而失於為晉惠政者侍中想子路事孔女子至悝二世矣故曰死矣子羔事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且為難攻大子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蒯聵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也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

衛政不及已故曰其來生忌也衛世家云怨大夫莫迎立是也馮氏云前于癸國則不予輒後于爭國則不予輒離病者離喪病困也

履軒曰獲麟後續經魯卿致事而卒不者特欲記仲尼之卒書今魯之君臣宗也則他事採于魯史孔子之聖德特命而記焉可也至于孔史官使錄其卒故在卒何必問魯史書之也四月乙與否劉炫曰春秋丑五月己丑此二之例卿乃書卒縱令說四月乙丑為正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每時必書首月既書杜謬息軒曰經書夏四月則必非傳皆曰四月己丑杜五月己丑云四月無己丑乃其新撰長歷之誤耳

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瞞莫干反瞞中呂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

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

而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肝也鄆於晚反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

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

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肝敢告執事王

使單平公對曰肝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

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

之世還居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

悔其可追傳終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

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

晉衛俱出自王室前日衛人執迷不納蒯聵今而君之是天誘其衷也

武億曰釋文云余嘉乃成世絕句愚謂此傳云方休天之休宜以成字屬句世字方始也林註不敬連下讀猶言嘉其勲爾祿位不保爾休使世享祿位也釋命後雖悔恨不可文休許蚘及美也臧庸曰周禮注鄭司終而又續為後文農引傳作閔天不淑起本五經異義左傳曰旻誅累也累列生時天不弔非秋也然則之德行以誡之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七

人以在位仁覆且也仁覆使也屏蔽也。○諫力軌
哉尼父無自律疾病律法言喪尼父無子
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
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
稱一人非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
於平陽東郡燕縣東重酬之大夫皆有納
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
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門

平陽門使貳車反所レ在レ祔ハ藏主ヲ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
登于公升ヲ爲レ請追之遇載祔者殺而乘其
車子伯殺ス許公爲反祔孔悝怪載祔者久
爲人姓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
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
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
于萬或以其車從從公得祔於橐中孔悝

龍淵曰：襲鄭謀既定，孫鑣云：當云請期乃求還于鄭國焉，欲而行却乃顛倒其為內應也。

息軒曰：而猶之也，存通非也。昭五年使參、陸渚曰：請行而期焉，此語不可曉，疑請問行期，据此行而字衍注云：請行襲而字無疑，詐子鄭之期也，亦難通。水暴虐也。

陸渚曰：周備也，至也。周仁，猶字云：周於德。息軒曰：杜注是仁，仁人也。王震云：也親仁，猶言近仁，周猶云周于德。於仁乃感德之事，非所以論自公也，率循

也。息軒曰：言欲以成其私，故求死士。

息軒曰：吳竟謂楚邑與吳所接界處，非謂使勝處吳邑也。王念孫以吳字為衍，不可從。陸渚曰：未節言國力未紓，尚不得節，不忘不忘伐鄭也，適非謂政令也。

林注：子期即公子結而近在子西也。息軒曰：爾父謂子西記云：兄弟之子猶子，則父之兄弟猶父也。朱云：如卯，謂其初勝，稱子西為爾父，故時也。覆翼而長育，平不告子期而告子西耳。武億曰：注於狂，狂易妄言，傳云

增註 校本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

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

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

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

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高沈諸

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

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

元。葉公曰：周仁之謂信也。率義之謂勇

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

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讎復言非信

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為白公。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

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

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

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為喻楚國第，用士之

左傳 卷三

第十言用士之次第 自公以子西不憂是以楚國第為句歿死而憂我之官故此第作但字訓宜讀謂其為狂我不余翼而長之楚國為復為人自誓也不句第我死為句今尹俊不戒也下文知司馬非勝而誰為句伯不俊亦同

存參 龍洲曰汝若得盡天年以死我不復成人自誓也 高誘曰熊宜僚勇士曰市南此曰字可味告之故蓋此時許以爵祿故云不為利諂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宜僚盡以告二人名同而勇怯異矣

服虔曰欲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而入戰時所得鎧杖兵獻捷 息軒曰戰備器械皆備具而獻之

謂我服列兵不必如所得既多欲因獻與吳戰時如杜注乃用之以作亂也按獻捷之常何必請為上文家備盡往注私冢甲兵之備本私語同而注異矣 息軒曰扶如扶吾眼縣吳之東門之扶謂扶挑發也 拔取之豫章根盤難拔故標水名未必大木若是大水子期雖多力必不能拔即能公不能發庫分人拔之不可以擊人注乞曰不能予人不未達傳意 又曰庫君焚之勿令人害即高府楚國藏穀之我葉公入發府貨予眾出庫兵賦民庫也見於下 攻摘自公

陸繁曰記曰小人行險以徵幸鄭玄曰險傾危之道也履軒記曰小人行險以曰言傾危之徒其欲徵幸偏重不均也

增註

技本

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子西不俊勝謂石乞之徒 曰王與二卿

士二卿士子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

不可得也五百人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

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承

之以劍不動其喉 勝曰不為利諂不為

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

白公敗之縣也 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

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

掩面而死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

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其多

力豫章大水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

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

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

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

吾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無度且事纔成其威權富貴不能均平則互相怨望離心也故欲待之

馬宗連曰後漢陰識傳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

林注廣庇覆以及惠棟曰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蓋宮中府掖而受之

名馬宗璉曰上言焚庫即謂高府之粟也惠引淮南未詳

惠棟曰南公陽史記曰惠王從者屈固履軒曰公陽是國人

宮牆

喻嬰兒

陳廣野曰胡不冒與胡冒其言異愛葉公之心一也然冒者則無所於齊民不冒者喻農人紀文云良是葉公之能得民幾本或作冀心如死

朱申曰人人皆奮討林注民知脫於死亡其亦皆有奮發討賊之心猶將旌表葉公之姓名以固八名

龍洲曰歲尹楚官也徇生楚國之人

息軒曰其可保乎言其成不可保焉又曰紀文與一作興案其可保之身乎是使歲尹固攻之也

增註

校本

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微古楚反饜於豔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

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辭王者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

國有死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別府楚石乞尹門為門圍公陽穴官負王

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冒國人望君

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

望也若之何不冒乃冒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冒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日日以幾

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

音冀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

徇於國旌表也○因而又掩面以絕民望

不亦甚乎乃免冒而進言葉公遇歲尹固

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子高曰微二子

者楚不國矣舉之二子西子期也柏棄德從

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

左傳

卷三

二

傳若作與下不必言釋詁匿微也舍人以詳味以字作與為云匿藏之微也郭璞云逃藏也

元粹案京舊本作意非也阮元云宋本京作亨石經初刊同後人妄增四點非是又案錢大昕云諸本多事下無也字蜀大字本與國本建大字亦有今從之阮元云岳本有也字與石經合字鼎曰頡黃蓋幸其地者不然何以氏言之

武億曰注云以能占按近世相宅之言夢見愛是請從占夢行後來必有此等

夢人連文致此非也事君子懼之傳衛侯占夢宜絕句夢子所居在東南隅人下屬求酒于大叔僖子為一句不得為一句與卜人比而告公云云情事自見杜曲解不可從也

息軒曰幄幕可弛張材器可得太子鑽移動傳言於藉圖又會其意此所謂無言成是一定不動非幸也幄幕也幄當讀為握握水帳也蓋衛侯作小屋於藉圖其形如握而刻虎故名虎握三之後謂死罪有耳履軒曰虎幄蓋三之後也諸者應張虎皮用為幄幕也之決哉者應之疑存參馬宗璉曰藉是口允而心未允圖圖名注鑿蘭園

增註

校本

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興謂興生拘石乞而問自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亨

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王孫燕奔頡黃氏燕勝弟頡黃吳地○燕鳥賢反又鳥練反○求龜反沈諸梁兼二

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衛

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大叔

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乃遂大

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

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輒若不林器可得也

五人與殺從亡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也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年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圖於藉田之圃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十

哀十六年

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

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

曰案也五年傳衛侯始食落成之也按
 為靈臺于藉圃即此楚靈王為章華之
 藉圃蓋圃之名也杜臺成願得諸侯始
 注非是履軒曰襲升焉與此相似
 甸未詳凡駕馬車皆紉文應對之應
 一轅通于上下此何四丘為甸出車一
 用持稱焉故杜注不乘故以甸為名乘
 可從兩牡亦不見階甸同也良夫大夫
 禮之意息軒曰自大夫不得乘故知
 非大車車皆一轅大卿車也兵車一轅
 子以表甸為一罪則兩服二駟是為四
 表甸即中乘謂服馬表乘者蓋四馬上
 古者駕車雜用牡馬乘兩馬中乘大事
 故牡馬皆駟詩言四駕四小事駕三諸
 牡贊其盛也蓋大夫大夫士駕三無
 服馬當用一牝一牡四紫衣君服禮無
 而良夫用兩牡故以明文蓋當時人君
 為罪耳故傳不言兩好服之故臣下不
 馬而兩牡則乘古得服也表上有楊

造帷幕皆以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
 虎獸為飾
 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良夫乘表甸兩
 牡表甸一轅卿車○甸時證紫衣狐裘紫衣
 君至祖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熟故偏大子
 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祖裘帶劍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
 侯反署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
 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

字通履軒曰紫衣楊上有朝祭正服
 姦非禮也注以為襲則重此二衣楊
 君服者謬狐裘蓋狐則祖正服露楊衣
 白表袒表脫表衣見禮必君所唯露楊
 裘也上文紫衣即是衣無露裘今食熱
 表衣矣表衣必單袒故楊表近君親劍
 之非因熱也只是宣今又不釋此三者
 狐裘之美耳是為不借偏于君也表甸
 敬之罪也蘭園曰僭卿耳故不數
 莊公曰三死無與太極通楚辭諺語
 子曰三之後有罪殺謂余以善淫注楚
 之則殺之必須四罪以南謂思為諺又
 也蓋乘表甸而牡一謂也呂覽稼穡
 也紫衣狐裘二也袒之子令之爭
 表三也既有三罪又致師見宣十二年
 不釋劍而食是大不
 敬之事太子所以殺之也而曰數之以
 三罪而殺之者特在其帶劍食前耳
 既數之以三罪而後以帶劍食殺之也
 傳文太簡第以太子使幸以退緊承接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十

七

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
 也○如字又必政反晉趙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
 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
 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孫之孫
 父欲速得其處難夏六月趙鞅圍衛齊
 乃且反中角反
 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
 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曰國
 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
 命敵欲必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
 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長子楚白公之

不釋劍而食句以見其意且取二罪與上傳相呼應杜云三罪紫衣袒帶劍又云食而熟故偏袒陸謂裏面兩牡當為罪之一若不數裏面則傳何言之誠是又以袒帶劍為總是一事猶仍杜因食而熟袒之說袒表是既至之時不釋劍是食之時何可為一事乎又曰句卒義未詳中并云校軍也猶戰之有句校也息軒曰句讀為鉤鉤引也張應釋文率本又作帥聲引敵使之左右以分其兵故名句卒下文略矣傳遜曰貞山於文義之稍難通專以古字通用為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為意義者此挾從水與從目不同彼從言者固譌讀之義此即詩云挾之登登挾實也蓋使人實其

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爽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子期伐陳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率所類反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

父之罪耳齊召南曰傳云國子實執齊柄按此時陳氏事齊久矣如此所云則國氏尚為上卿但政權一歸陳氏耳高無平於十五年奔北燕於二十三年又按此字倒舍字順帥師禦晉師則高氏言天必以陳授與亦仍為上卿矣息軒曰諂滔通滔慢也言一定不變陸榮曰有憾於陳不知何事殆非為息子乎也履軒曰今尹之憾恐別有所指也今按史記楚惠王四不可考若甲兵未足十二年滅蔡又在以為憾豈嘗伐陳未春秋後二十二年得志之故耶蘭園曰校卜恐與書所謂校卜功臣之校林注過於其志之卜同歷卜之義歷所望望即占者之卜數人而唯子良吉望也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論水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子期子思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右舍音捨又音赦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鄭裨竈言五及王與葉公校卜子良以為令尹校卜不存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七

故以為令尹也板下且句存參

北宮衛侯之別宮

蘭園曰昆吾助桀為衛侯常在南宮今惡成湯誅之然其裔夢在北宮見人之孫猶在孫繩云漢有諺也昆吾在北宮複姓鍾吾昆吾以國之南故此人北面姓是也此蓋言昆吾向君而叫諫也足滅而為城今登其墟利本初生作之生有縣縣生之瓜以比瓜叶姑

大罪而滅猶然况我以無罪死而絕嗣言外見其意下文乃言叫天而訴杜喻以小成大之功之說似未然履軒曰縣縣不絕貌無辜謂罪不當死也非一事周禮大夫占色史三罪之謂注何煩瑣占墨君占體

息軒曰說文貞卜赤也一作赤色方問也彌赦逃其占不羊勞苦之狀方羊可信故又自問卜也又作彷彿猶屏營陸彖曰方羊通作傍徨劉炫謂商焉

彷彿黃雅曰徙倚也二字宜向下讀蓋履軒曰鄭眾曰方實讀徒踰讀由可羊遊戲也劉炫曰互叶附注實亦作卜繇之辭文句押韻音音豆一音史此

商焉二字宜向下讀實踰一叶上二句之商焉大國謂土地羊亡為韻後子遂焉之大國傳遂孫也出遂也曰以裔訓水邊尤不經且以裔屬上句亦不成文判訓商為遠固為字義然果何指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也錢大昕曰劉以方羊為句其說當矣而孔穎達曲護杜義辨之甚力然毛詩正義亦出穎達之手而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彿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眾注為證仍不取杜說陸彖曰實字亦作音音豆一音史許氏說文引圭實作圭音是二字通也此實實宜音與與踰為韻其上二句以羊亡自為韻

增註 校水 惠棟曰司馬貞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

過相將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為王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

吾之虛今濮陽城中被髮北面而諫曰觀工喚及虛去魚反

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己

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叫天

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拜必政反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史曰不害與之

邑實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殺而逃也○

雞乃且衛侯貞卜正卜夢其餘曰如魚窺

尾窺赤也魚鱗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

焉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衡華盲反又如字○蒲郎反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

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

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

入般師出辟蒯瞶也○般音班初公登城以望

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

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

匠父父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從去聲未

哀十七年

戎城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台望見戎州又隱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邱是戎近衛案本或開作闔

龍洲曰鬢髮也言人髮少聚它人髮益之也
或云姓字似衍
入入己氏也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乃自後踰○隊音墜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鬢呂姜莊公夫人計及又庭計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女音汝

蘭園曰定八年晉將盟衛侯于鄆澤衛人請執牛耳杜云盟禮尊者執牛耳主次盟小國執之既合古者衛侯與晉大夫盟典武伯自以魯是自以當泣牛耳故請小國故云然則雖是大國位之小國執也馮氏云此陽以之也王士慎池北偶談云發陽之役衛石大國自倨也其上雖蒙之盟魯孟武伯無所稽首同意徒皆小國執之唯鄆行謂小國當執牛耳之役吳以大國執之者失之不合盟法孟燕故不從杜注此傳云鄆行田丙之兄則大國執發陽則小

增註
校本

執般師以歸舍諸路路齊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叔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教如字一作驚五報及音官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衍以善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鄆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魋徒武伯曰然則魋也魋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麋宋皇瑗子麋右師○瑗音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院麋九倫反

左傳
卷三
三

國執據時執者無常
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何其說之相戾李慈
蓋謂舉其合盟法者
與不合者示之耳
惠棟曰說文曰鄭宋
地也讀若譏疑般承
邑忌軒曰般以邑
氏焉故稱鄭般蓋
之從兄非親兄也說
文鄭从邑聲或从
刀作劓非

龍洲曰子仲怒麋之
不從已元粹案林
注怒字絕句以弗從
為子仲弗從麋言卒
立非我為嫡恐非
惠棟曰汲郡古文曰
敬王四十二年宋殺
其大夫皇緩于丹水
世族譜境皇父充
石八世孫緩充石

之上丹水雍不流
龍洲曰楚將命今尹
下子國也
履軒曰如志占辭也
前年子良之下過於
其志可例而推焉
志字即古志也

尚書承以大夫師
長

龍洲曰古昔官占之
法先斷其志之所向
志定然後卜筮也
然後命之以龜我志
既定而後謀議其可
不可則鬼神其依龜
筮協從此正聖人神

增註

校本

邑以與之鄭般愠而行告相司馬之臣子
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雖亂故在子儀克適

宋告夫人曰麋將納相氏公問諸子仲

皇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

姒子仲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是良材子

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

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之皇緩奔晉召

之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緩公聞其情復皇氏

之族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

巴人伐楚圍鄆鄆楚初右司馬子國之下

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

楚開卜大夫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至將

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使帥師而

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

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三月楚

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

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夏書曰官

占唯能蔽志逸書也官占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

斷意後用龜也

左傳

卷三

三

道設教之意也

哀十八九廿年

龍洲曰魯叔青如京
師在今年而敬王崩
在他年疏說盡矣

敬王崩年未詳此
為終長弘之言故
錄之耳弘言在昭
世三年世族譜敬
王崩子元王仁立
赤立周本紀又云
敬王崩子元王立
八年崩子定王立
未詳孰是
據史是年晉定公

煩レ上策惠王其有焉不疑故夏衛石圃逐
其君起齊所起奔齊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
石圃而復石嬖與大叔遺皆蒯聩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

還其越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

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冬叔青如京

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

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

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筭乃且反使

問趙孟問遣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

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

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急史黯何以

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對曰黯

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

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

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

董奇盛飯食者圓

曰董方口董宜二

年傳注董奇也不

言小此隨便言小

耳生憂謂不待其

死而生令憂也宋

注我雖欲為之死

不可得矣

時行時止二句良

彖傳語進在朝也

增註

校本

下專

卷三

三

時人無謗惡之者存

王引之曰杜訓臯為士喪禮復魂云臯緩於古無據云數年其復注臯長聲也

不知答齊稽首亦非緩聲而長引之故也十七年公及齊侯為緩按引慢不檢

盟于蒙已不知答稽之意

首矣何待數年乎臯當讀為答言魯人不

答稽首之咎數年而林注先至齊地故猶不自覺故使我高言在寡君之軍為

踏而來也古聲臯與魯音僕從之人未咎同故字亦相通下

有次舍請除治館文曰唯其儒書以為舍於舟道馮氏云

二國憂正謂魯人拘言魯君來太早故守儒書故數年不知齊僕人未曾預備

其咎也呂氏春秋子宿次也傳遽亦譏晉高蹶而出於廷高其來早也此二僕

注曰蹶蹶也傳曰魯人皆屬齊似是或人之臯使我高蹶蹶云上勤翹勤也下

惠棟曰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又淮南

子注云吳王僚之弟林注慶忌請歸吳以平越難按此諸

於楚人也慶忌之墓時西湖上大呼

蘭園曰陸云慶忌能為慶忌塔不忠者諫吳子且欲除不忠

者雖智不足其志亦秋慶忌為要離所可哀也杜獨譏其不

量力過矣信然暉一作呢

龍洲曰居喪之食除魚肉固淡薄今更降

於喪食息軒曰凡盟必質諸鬼神故謂盟為質耳

增註

校本

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公因歌之曰

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緩也高

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各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

○數所主及覽音角又古孝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至也

○先悉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王趾以在寡君之軍

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

次舍傳中變反此必利反請除館於舟道齊地為干偽反下注同

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人為魯除館

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

侯秋師還終叔向言吳公子慶忌驟諫吳

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弗聽出居于艾艾吳邑豫

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

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不量

力說如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

趙孟襄子無恤時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暉

有父簡子之喪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在十三集先主簡子質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

信也○質如字

左傳

卷三十

三

龍淵曰使知襄子憂恤之心

朱注為吳降之

按此言吳晉干犯離間晉等國從猶遂也

龍淵曰志父趙簡子歎趙孟之父也謙稱吳君之先臣

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問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陳也○間去聲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

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

越邾隱公八年為吳所囚十年奔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

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卒景公宋元公夫

子外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興人求冉有

名與衆

怒狼此之謂也是高勳勤勞也趙簡子跳為頃怒狼說文跋西征賦哀十年故高注訓厥為距淮君十年矣仍稱大南子踰騰崑崙踰騰子者承其父歸之連文而其義相近凡下故繫父之意人喜甚則高躍怒甚亦高躍故曰高躍頃怒狼也杜以高躍為遠行亦失之蘭園

曰傳發駁杜云邾以京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婦人何憂之有魯被兵反多以姓繫夫此繫不意耶以齊魯主質其子林注康子有言必矣愚謂斯齊人職助祭勿遽也

譏魯之詞非對齊人而言雖魯不無憂豈以齊魯主質言哉杜注為主

蘭園曰杜云荒遽也李平子桓子康子

增註

校本

先傳

卷三

七

林云社稷之事謂祭宗廟公者李榘子
祀也傳謂二注皆非之舅氏彌者增益
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之義 林先人祀
事若祭祀則當云宗辭也言馬不見不
廟之事矣又競之字足以舉旌旗之美
義蓋謂其戰事之盛傳云林則也旌旄
不可忽而暫離耳訓 繁縷皆國君之服
競為邊既進亦不切 諫言可以以此否
事理愚者謂社稷之 亦通
職範之義則否按大 知識也
雅桑承職競用力朱
傳云職專也專競用力為之此所言亦
然 傳遜曰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
稱不應云遠以自謙
于宋且以遠訓彌亦 林注以國之守龜
未之有蓋彌增也彌上吉凶於宗祧地
甥猶言曾孫也以父已告言又何為再
為之甥而已又為甥 上
之子耳 劉用熙曰

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
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薦進也其可以稱旌繁稱舉也繁馬飾
之言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躒
之孫知伯襄高無不帥師御之知伯視齊
師馬駭逐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武子晉大夫
夫御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
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
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英丘取英

稱讀稱副之稱諫言
不腆之馬不知能稱
旌繁之飾不 馬宗秋文隱作濕云音
璉曰賈子新書審微習本又作濕
篇曰繁縷者君之駕
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升馬冠也又髦以
璠玉飾之縷馬鞅也繁說文作縡云馬
髦飾也是繁為馬髦之飾或以璠玉為
之非縷也 履軒曰李氏自予其舅氏
與魯國之政何關杜自泥終前事之說
不可從他可例而推焉 馬宗璉曰呂
覽篇云顏涿聚學於孔子後漢左原傳
云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卒為齊之忠
臣韓非子十過篇云田成子所以遂有
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是庚非齊之忠
臣蓋田成子之黨故成子後復使涿聚
之子仕為大夫又加以五邑
息軒曰令力呈反句絕軍吏令衆曰繕
治戰備將進攻齊蓋晉人將退恐齊人
追躡之故為謬余以誤齊人使之不得

丘○守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
手又反 犁丘犁丘齊邑齊師敗績知伯親食顏庚顏庚齊大夫
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便所吏反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
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徵
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宿如之子軍吏令繕
將進晉軍吏也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莊

追也。
傳遜曰陸云衛者踰林注天之奉晉亦
賜之義此當作德說已多矣又安能進
文字林皆云衛謬言軍而攻我字林衛
不慧也三蒼云說言夢言不慧也附注
廣雅云謬言也此謂衛謬作德三蒼子
晉人妄語若繆中說劇反謊言也

理但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也
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錢大昕曰說
文引春秋傳云噶言今左氏無此語此
傳噶言服云偽不信也杜云噶過也釋
文噶戶快反與噶音河介切相近古文
从口从言之字多相

通說文兼收噶噶二附見猷噶言也使
字噶訓高氣多言噶宗人演言立夫人
訓敬敬又訓誇誇敬之也按此使呈
義較過偽尤長然則見古典也宗司宗
噶言即噶言亦可作官也哀公父定公
噶言也存參

孫志祖曰注云韞故
吳臣也案越王滅吳
誅太宰嚭事見史記
吳越世家伍子胥傳
又見吳越春秋二說
苑雜言篇越滅吳在
哀公二十二年則此
足利本無而字
時安得有太宰嚭乎
都為適越起本
陳句山先生云史公
必不誤恐二十四年
之太宰嚭又是一人
將妻八字句
而杜注誤也志祖謂

越初滅吳時未必誅
吳越春秋史記越
蠡越之誅嚭當在季
孫納賂之後史公特
以為不忠王維楨
因滅吳而牽連書之
評之云此識其大
公或曰是時陳亦有
者按史遷之言似
太宰嚭見禮記檀弓
得實服虔云此下
然季孫因嚭而納賂
但有適城鉏以鉤
於越則不得謂是陳
越無奔宋之事其

增註

校本

往歲克敵食顏今又勝都取廩天奉多矣

又焉能進是衛生言也衛過也○衛戶快反

不信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

大史謝之晉大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

禮不度不知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邾子又

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之而立公子何

何亦無道何大子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

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

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

薛武公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

如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

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

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惡閔

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

越王句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

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計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輒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之太宰也

惠棟曰諸家以為古言城鉏近宋邑蓋無見君解職之禮棟衛侯出近宋境似案少儀云凡祭於室欲奔宋故衛人以中堂上無跪燕則有奔宋告也林注臣之鄭志云祭不跪者足有創疾燕常人主敬也燕則有跪為不同

飲君但脫履而臣則徒一作徒恐誤或解職記曰燕則有踐云抵擊也直解無踐者解職也杜氏謂徒字經文附竹九見君解職見君字不反附注陟柳及按確須易為古者燕飲言曲手如戟而作解職耳蘭園曰異擊之狀也於人必非是尋常瘡疾之類中井云蓋拊拊枝指之類或然

案穀舊本作設李淳云穀字从口聲聲今監本或作聲或作設皆非職字从章以皮為之或以章从衣者非又案注抵舊本作抵非今從十行本阮元云

褚師聲子戰而登席古者見君解職○公戰亡伐反足衣也

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

設之設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解職公愈怒

大夫辭之不可公共辭謝公不可解褚師出公戰其

手抵徒手屈肘如戰形○抵音紙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

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

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初衛人

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

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嬖音奴

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

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甥與孫同列○衣燭反少畜於公以為司

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

校盟優優非優也奉彌衛大夫而甚

近信之故褚師比戰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公

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匠與

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

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太子疾之

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衛大夫○鄆音絹

釋文亦作抵是也息

軒云抵昌氏切說文兄弟之孫為從孫側擊也戰手為擊勢姊妹之孫為從孫故亦言抵耳

元粹案夏戊為疾甥之孫尊卑同列期以下故為疾從孫

甥說已詳十一年大叔疾一子一孫姊妹夏戊期

履軒曰夏戊之女不稱大叔之屬而弟期特稱焉是期之母為大叔疾之從甥也期

與夫人蓋異母矣案此說謬甚不可從

又曰公使優校盟拳彌是只失禮而已非有耻辱之意狡優

人之名蘭園曰奉入于公宮者間人彌近信在官三匠猶也自官而攻者衆

在官執事故因三匠人也時疾已死故與拳彌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哀九年

不黨於諸師比等者故其言如此

息軒曰言恨之者多不速去亦將見殺

息軒曰休止也衆怒息而後得休止乃易離間

間三將適故爲色態秋文易間間廁之間

息軒曰十一年傳大林注二國將爭得叔疾臣向魋納美珠我蓋欲得衛地故焉與之城鉏則城鉏將奪衛君而市之本宋邑二十六年傳也釋文鉤本或衛以城鉏與越人則作拘注同此時屬衛矣所謂境場之邑一彼一此宋尙事晉而衛則屬齊蓋哀十一年後衛攻而奪之魏禧曰彌

意言君載寶自隨將致衛盜謂速行自我始陽爲防盜先行其實欲離八衆爲脫身之計而載寶以歸衛蓋彌數効忠實必彌車載之舊注未明息軒曰支離分散也蓋分爲數隊以誤敵

增註

校本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

音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也亂不速

奔故爲戎州所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

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晉界

上邑彌詐不知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

泠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諸適城鉏城鉏近

以鉤越越有君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公爲速行己爲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支離之卒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

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見子之孫彌牟

也文子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事

利而妄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見

君有入勢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雖知其爲君間不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

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

去聲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內五日乃館

諸外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伐衛

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季康子孟武伯

左傳

卷三十

李紹崧曰提郭重僕林注郭重見二子見公如越之初三家乃告公曰二子不皆不肯從公故并無臣之言多一說見一人在其左右而今賢適及見之子公始來迎是當初已有也盡之謂是發洩惡萌矣言待今日機之意李孫云武伯鋒哉

又曰何肥也猶言從從君勤勞不覺言公出門數月到吃胖毀彼之肥李孫恭子是譏他所以不辭順都是口是心非跋涉者徒餽噉也不也是此人也是借是些毀其貌故公曰郭重以譏二桓也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龍洲曰武伯伯名也武伯言毀郭重故欲罰之

元粹案古書本作后非也注同阮元云石后庸舊臣二年經宋本后作古廿七吳洩庸伐蔡即此

年越子使古庸來聘按后庸外傳作古古字同段玉裁云當庸吳越春秋作洩依國語作古

惠棟曰掘玉篇引作掘云掘也釋文二本或作掘

庸唐石經亦作古他書或作洩泄澤宋庠云內傳作后非

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重平聲又去聲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甚多欲使公盡極以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些毀其貌○惡去聲季孫曰請飲死也餓之以魯國之密通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舌庸宋樂伐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舌庸越大

夫樂伐宋司城子潞衛侯侯輒也○我扶廢反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復恨也○國皮逼反乃睦於子矣民睡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之師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日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幾音祈又

哀廿六年

蘭園曰申固為重之補正申開申明號義然謂重門為申未令而後開城門也聞又謂開重門為申或云開開示也示開益不通又况城門兵備嚴設以恐衛必自有重何須舉以疾也皆通衛世為言傳謂申明號令家謂輒為出公李示嚴警之意而後開父黜殺出公子而城門復登障以守則自是為悼公城輒畏有伏兵自不敢鉏是公所在令衛人乃以此賂遺於越附注黜其淹反史記作黔

終言之謂十二年公孫弥牟之言也

音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障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守手又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若司徒期聘於越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也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忿期而及期姊為夫人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未有立焉於是皇

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

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樂茂

為司城茂樂溷之子○樂朱鉏為大司

寇朱鉏樂輓之子○輓音晚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

降和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

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

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敵乎言勢重而無德

以為基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

龍洲曰大尹不類姓廿八年等傳三族名注云近官有寵者降心此所謂共和也林注其欲其心之所欲也

按降降心以相從也見隱十一年傳也其將可殲也或引韓子云實罪也此相類似以此注彼可也昭十一年在虞城東南左傳公盈而討之亦同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遊于空澤即此然則空澤者空桐之澤也

入宋

林注：京國將有師旅

惠棟曰：汲冢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

宋景公曰：從今以往

五祀日臣死後五年國人乃始知公之五月丁亥公已後五死

祀八月辛巳君薨刑

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

云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靈矣息軒

曰：汲冢未可盡信然傳云無疾而死姑可備一證矣馬宗璉曰：鄆元曰宋南

哀廿六年

卒于連中

連中館名○連如字又音輦

大尹興空澤

之士千甲

甲士千人

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奉公

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

下有師君請六子畫

畫計策

六子至以甲劫

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

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

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

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

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

也言大尹所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

門曰廬門春秋華氏居廬門里叛杜預曰禮運死者北首

廬門宋城南門此注生者南鄉鳥一作廬門為宋東門非是為

宋東城南門息軒

曰下文云味加於南大尹將復盟之門是傳自明廬門之

為南門也若是東門尸寢於東門之外味

加於南門之上不可得而咏殊無趣味杜

既注華氏為東城南門則此亦不容不同

蓋東下脫城南二字耳又曰鳥本或作

鳥非惠棟曰周禮詛祝作盟詛之載辭

廬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首手又反己為鳥而集於

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

必立桐門北門○味張又反鳥口

大尹謀曰我不在盟

少寢盟但以君命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

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

載書告皇非我

襄祝名○復扶又反

皇非我因子潞

子潞樂茂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

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

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

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樂氏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

哀廿六年

魏氏云此無別似謂各執一見難分別孰當從耳亦通

龍洲曰問遺也

只微衛事故其易見也 紂文孫本又作遜

履軒曰出公居城鉏襲舊作舊今从足

城鉏是衛地故杜前利本等

解云迎宋邑也此注乃云今又孫宋似以

城鉏為宋地謬

按大雅抑詩周頌

龍洲曰毛傳無競競烈文詩並有此二

也競強也言國無強句皆作四方其訓

手惟在得人錢大之或云為王四方

听曰唐石經訓作順主之也何有不難

否氏本亦是順字正之辭

義云四方諸侯皆順

從之是正文作順無可疑者今注疏本

作訓蓋後人依詩文輒改之耳古書訓

與順多通用洪範于

帝其訓是訓是行史釋文皆從如字或

記宋世家皆作順

才用反非也

元粹案四方奉以為

主也注失語賓主非

也顧炎武曰解耻林注蓋子貢十二

從重夷盟慈溪黃氏

年辭吳盟故思之

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別彼列

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

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

大尹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

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

公自城鉏使以弓問于贛且曰吾其入乎

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

曰昔成公孫於陳傳二十八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孫音遜

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

十八年○宛於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

阮反濮音卜

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今君再

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

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

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若得其人

四方以為主為主主而國於何有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

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駘他來反又音臺二

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

庸盟皆從舌康子病之恥從蠻言及子贛思子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越盟武伯曰然

左傳

卷三十

三

曰非也蓋康子恐其他日當不忘名之君借勢於越以去已尔今臨難而思之與越將妻公康子納不及事也釋文略太宰嚭而止同意多妄作多忘云亡豈以明嚭更爲耻哉亮反本又作妄下馮李驥曰與下思文放此

子貢不合杜說爲長馮氏云傳已終矣息軒曰十二年案此篇乃書陳恒假臯之會吳子使太宰仁義爲田齊張本韜請尋盟于翰辭而與結尾特叙三晉却之言及于釐蓋及同一微旨

此事也諸侯之盟未有三子皆從者今三韓子顏涿聚諫成子皆從屈辱甚矣及子以死淮南子梁此謂及此屈辱耳父之盜而爲齊忠陸榮曰降禮猶云降臣

於喪食言公過自貶林注服此命車而屈也息軒曰二十朝於君五年傳公與大夫始有惡此傳降礼正與

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季孫不能用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晉荀瑶帥師伐鄭

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禮音燭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大夫服又

加之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隱之役而父死焉隱從在二十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

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郕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

彼文應杜云禮不備是也此時公方與二家相惡至八月遂孫按大國指置在字於邦安有過自貶屈下謂近逼也葉襄之理哉惠棟曰留廿六年楚師猶在舒鄭康成引作柳舒敵邑之城下同翽孔氏曰留柳不同蓋風在字亦謂近也所據書異棟案裴松林注大國指齊與之三國志注云古劉鄭近故求救也附留柳柳同用卯字以注當云敵邑在大

从聲故也案注自國之字下文顛錯陳之自舊本作在耳昭十二年備在也今改正又案時君之手其例也晉師次于桐丘故曰皆非矣察陳之在字下大國指置按善以討鄭罪一說本說是也又案製使見陳之應不祀是裁造之意元無定與否也晉意謂成訓孔疏及中井增島子其恤陳國而與解製爲義皆非詳見我討鄭乎

定九年龍洲曰袁

留郕齊地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陰至高縣傍河東北經齊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子因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

扶版曰我上伐鄭不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成子怒曰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三

三十四

中也杜訓善非也言不在謂不得久在
察陳中情以討鄭罪其位也
焉履軒曰衷中心
也陳衷猶言陳之事
情也存參

息軒曰及猶追也謂無及寡言無陵侮
有敵不必追易其寡寡小而橫及之也
而追之也元粹案
若訓及為追則與下
句不對大非按本引
正義可從

惠士奇曰恨其語不思始中終三者盡
審注自恨已無知非無猜嫌皆可舉而
行之然後設言以
履軒曰注援三思而入前人也按入謂
牽合焉序也且論語進言也此道陳恒
有識三思未聞尚三之知非道荀寅之
思者又曰不亦難悔孫氏云今諺言
平悔妄舉取禍也注三不知或本此

言不可復未見何所
當

林注有山氏即公孫
有陞氏施罪於有山
氏以公自其家出故
馮氏云悼四年附
也

姜炳章曰鄭為春秋
之樞紐附晉則晉強
附楚則楚強故霸以
于陳恒略見而晉
事尚無歸結故特
敘此以為三家分
林章服而為之下

增註

校本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

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行戶即反曰有自晉師

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

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

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

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輕遣政及厭於甲反又於輒反文子曰

吾乃今知所以亡無知君子之謀也始

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

之所謂君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欲求諸侯帥以逐三桓因起呂反下而去同三桓亦患公之妄

也故君臣多問問隙公游于陵阪遇孟武

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

公如公孫有陞氏有陞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

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

魯之言君不沒於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

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馬弘

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五

則可以去其師

哀廿七年

此叙去春秋之所

以終戰國之所以

始作者之旨深矣

鍾氏云左氏傳春

龍洲曰許之以執政

之官林注魁壘閉

口不答而死龍洲

曰趙簡子亦稱趙孟

此趙孟簡子之子母

恤襄子也知伯使襄

子先入鄭門息軒

曰趙孟知伯欲假天

鄭人之手以殺已謙

言已進退從知伯今

知伯在此不敢獨先

入也龍洲曰以能卿

忍恥中知伯之懷而

好勝之病而不悛改

惠棟曰小介正惠

思也此傳甚當訓為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里門于桔扶之門鄭人俘鄆魁壘

結反鄆戶圭反大賂之以知政

口而死將門門攻鄭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

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知伯曰惡而無

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

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

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甚毒也

遂喪之知伯貪而悛故韓魏反而喪之

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

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

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

後二十七年○國息浪反

郝敬曰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穀謂春秋終獲麟是矣

之曰始絕筆乎則信終于獲麟不宜獲麟後復有經說者謂爲舊史然何其簡約肖經之甚也

舊史也今謂獲麟後三年所書即舊史則獲麟前十二公之文皆舊史矣焉用仲尼筆削爲也

亦正月書王其非舊史甚明蓋傳以孔子本獲麟作經欲引經終孔子故續經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而傳直至哀公二十

七年將自成一書原非專爲輔經而作若使丘明輔經作傳經終則傳止何爲九流子獲麟之後乎左丘明姓名見論

語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殆夫子先輩而嚴事之故自名以附之猶言竊比我老彭云爾假使年相若夫子卒于哀公

十六年七十有三春秋絕筆于先二年傳絕筆于哀公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又十二年則是八十有五歲矣八十五尚作傳

當以何年卒是必年少于孔子與游夏齒當在弟子列而七十子中無左丘明則是孔子先輩不爲孔子

作傳又甚明也司馬遷謬信之杜預因之後世遂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其言必可信至于牽強附合以求通其說而其誣春

秋誤後學多矣不得不辨元粹案左氏記韓魏喪知氏之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使夫子在則百十二矣安有夫子先輩

或其年相若之人而及其時猶能記其事之理哉不論他事惟此一事既可證左氏爲戰國人矣世有拘儒迂生信傳如著

增註

校水

左傳

卷三十

三十一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三十終

哀經十四年西狩

手反

獲麟

日辛反又力珍反瑞獸也解見詩音

嘉瑞

常惠反

無應

應對之應

中興

丁仲反

繹

音亦

寘于

之鼓反

魍魎

徒回反

字

步乃反

傳鉏商

仕居反

千乘

繩證反

憚之

大且反

驟顧

仕救反

數顧

所角反

之潘

芳袁反

沐水

音亦

米汁

之十反

數人

所主反

廩丘

力甚反

子芒盈

音亡○今本芒子盈

幄

於角反

之處

昌慮反

御之

魚呂

反本亦作

檀臺

大丹反

大史

音泰

將為

于偽反下文

逆為余請下

注為

音須

攻闢

音韋

狹路

音洽

擒命

本又作矯居表

數請

所角反

以鞏

音安

少長

詩照反

迹人

子亦反

有介

音界

麋

本又作麋亡悲

反

聘而

勑領反

祗取

音支

夏后

戶雅反

之璜

音黃

阮氏

苦庚反

輿

音餘

三日齊

側皆反本

子洩

息列反

將圉

魚呂反

從者不

○傳十四年要我、要於妙反又一遙反、陸彛曰、一遙反是、○注難以、難乃且反下文及注同、陸彛曰、難與下文難于之難義異、此宜讀如字、

阮元曰、北宋本狹作俠、以罪案、本或橋作橋非也、

陸祭曰敢辭絕句上介屬下杜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不其意自明

○褚師中呂反盧文昭曰此與成三年音同注疏本作申呂反為阮元曰文昭是也

得入才用反恨患一瑞反袒音但免音問于衢其俱反經十五年

高無平音悲反大雩音于傳音桐桐汭如鏡反既斂力驗反造于

七報及下文同介將命音界下文注皆放此水潦音老廩然力甚反

隕大夫于敏反以重直用反寡君敢辭上介絕句芋尹

于付反荐伐在徧反具殯必刃反積聚才喻反草莽亡黨反陳

璫古喚反過衛古禾反既斲陟角反故為于偽反有背音佩將焉

於虔反同好呼報反自濟于禮反于羸音盈孔圉魚呂反外圃布五反

樂寧力九反姻妾音因杖戈直亮反輿音加被甲皮寄反

迫孔悝本又作叔悝於廁初吏反故劫居業反欲令力呈反復入

扶反又有使所吏反焉用於虔反若燔音煩孟鷹音于經十六年

子還成音旋魯襄二十一年生至今七十二也本或作魯襄二

○傳十六年夫有夫方于反或音扶陸祭曰音扶義勝

七亂寘音之諸之鼓其衷忠音單平公音善余嘉乃成世絕句之

休許蚘反及注及公誅說文云謚也旻天亡巾反俾屏必爾反在

疾久又反尼父音甫言喪息浪反則愆起虔反飲孔悝於燭反令

人力呈反西圃布五反石函音咸許公為如字返祐音反本亦

本亦人爭爭鬪反三發如字一音廢之殪於計反車從才用反又如字

同於橐音託城父音甫告女音汝如卵來管反而長丁丈反楚國

第大細反乃不復扶又反不悛七全反有熊音雄宜僚者本或作熊

相宜僚音相其喉音侯不為利于偽反諂勅檢反威惕佗歷反

增註

左傳

卷三十三

三十七

阮元曰葉抄本似作以非也

○傳十七年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
求令名者絕句 陸祭曰求令名者
而與之始食焉為句
又曰依說文甸當音徒練反

不泄息列反又以制杖直亮反而劫居業反以袂彌世反無

聚才住反下同後庇必利反又音祕圉公陽魚呂反不胄直又反得艾

魚廢反一音奮方問反將旌音精徇似俊反箴之林反使興

國人如宋一本作與羊汝反○今本亦與縊一賜反微之如字微匿女力反生

拘音俱而長丁丈反注同將烹普庚反頽黃舊求反於葉始涉反孽

人必計反大叔音泰人比毗志反興音加傳十七年虎幄於角

幄幕武博反成絕求令名者絕句乘衷甸說文云衷中也春秋傳乘

中兩牡茂后反祖裘音但御之魚呂反下同笠澤音立夾水

居洽卒子忽反注及下注同鼓譟素報反其處昌慮反陳瓘工喚反齊

柄彼命反其聚才佳反注及下注邑聚同問帥所類反皆相息亮反注及下而相

國并注同今復扶又反俘芳夫反有憾本又作憾君盍戶臘反公

孫朝如字鶉火純音杖卜亡杯反濮陽音卜被髮皮義反之瓜古華

并數所主反裔焉以制反闔門戶臘反塞竇音豆叔向許丈反

怙亂音戶而隊直類反股音古髻之苦存反其焉於虔反諸潞音路

平公敖一音五武伯相息亮反鄆地音云○今本地作也曼姑音萬

臯也直例反皇瑗于眷反愠而怒也不與音預杞妙音似適子丁歷

召令力呈反傳十八年從子才用反圍鄆音憂將卜帥所類

燧象音遂皆為于偽反遺固于委反於析星歷反能蔽志必世

同反注昆命于龜本或依尙書作昆命于元龜○今本亦同蔽斷丁亂反傳

十九年至冥亡丁反于敖五刀反三種章勇反敬王崩故也

陸祭曰實與音與 案說見于本傳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散作敬案作敬是也 又曰北宋本葉抄本地作也案當作也

○傳二十一年不覺覺音角又古孝反陸繁曰古孝反與下蹈韻協是也

○傳二十三年注涿聚涿丁角反陸繁曰二十七年涿聚音中角反是也

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稱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四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則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

傳二十年廩丘力甚于艾五蓋親昵未詳其正也

女乙反○先造七報諸夏戶雅單音絲嗣溺人乃今本曜

史黯於減謗言博浪傳二十一年遣使所吏為公

于偽及年之皐古刀高蹈徒報令齊力呈遽其據傳未及注同

二十二年會稽古外反下洲也音州水中焉能於虔

乃縊一賜傳二十三年執紼弗興人音不腆他典及

壘力軌宗祧他彫犂丘力兮濕也○今傳二十四年

汶陽音問欲微古堯令繕市戰萊章音來天奉扶用又焉

於虔餽臧許器大史音泰母嬖必計豐賈許斬反下

女為音汝娶於七住反適郢以井親說音悅納賂音路傳二

十五年藉圃布五褚師張呂見君賢通有創初羊磬

之一音許各反嘔吐於口反下抵徒○今公文要遙

夏丁戶雅大叔音泰從孫甥如字又才少畜詩照優

狡音憂下拳彌音權俳優皮皆喪邑息浪謙以素報禦

之魚呂反欲令力呈而易以政適冷力丁城鉏仕居

以鉤古侯之卒子忽陳名直觀揮音暉彼好呼報先道

○傳二十五年注屈肘肘女九反陸繁曰肘陟柳反

阮元曰比宋本葉抄本抵作抵是徒作徒非也段玉裁云抵音紙抵不音紙也抵側擊也凡言抵者比手中物如抵掌而談是以右手側擊左手之掌抵九是以手側擊凡抵壁於谷是以壁側擊谷此欲擊而手中無物故曰抵徒手陸繁曰從才用反是也

案俱一作居非也

○傳二十六年注子黜黜起應反陸案曰黜其淹反史記作黔

阮元曰比宋本葉抄本或作或案或正字或假借字

音導 共評音平又音病 五梧音吾 為祝之六反又之六反注同 上壽音時

反下音授 皆毀音紫 請飲於鳩反 獲從才用反 劬勞其

反以激古歷反 之數所角反 不樂音洛 公孫音遜本 傳二十

六年很也胡懇反 掘褚其勿反又其月反 守陴毗支反 申

重直龍反 恐公丘勇反 相之息亮反 今苟力呈反 為悼公

于偽下同 遂復扶又反 從昆才用反 朱鉏仕居反 惡之鳥路反 六子畫音獲

欲去起呂反 興空澤如字興發也 沃官鳥毒反 六子畫音獲

劫之居業反 少寢詩照反 大宮音秦 惑蠱音古 又匿女力反 所

弑申志反 唐孟音于 子潞音路 使徇似俊反 於使所吏反 甯武乃定

傳二十七年封竟音境 此夫音扶 臨難乃且反 駟歇市專反

乘車繩證反 隰之役音習 多難乃且反 求女音汝 毋廢

無傍河蒲浪反 徑音經 濟陰子禮反 國參七南反 杖戈直亮反

丈衷焉音忠 有為于偽反 三思息暫反 之侈昌氏反

反之衢其俱反 有陘音刑 而好呼報反 卑下之戶嫁反 不悛七

本亦芳夫反 俘反 魁苦回反 壘力執反 適予丁歷反 不悛全

○傳二十七年漆聚 小角反 阮元曰葉抄本作中用中角反上二字衍文也 阮元曰葉抄本徑作徑

阮元曰宋本正義淳元凱先為荊州刺史
熙經注本明萬歷濫更鎮襄陽督諸軍
本注疏並載此序十伐吳將兵向江陵
行本闕本失刊毛本因東下伐吳吳平
仍之元粹案秦氏又自江陵還襄陽
舊本此序載首卷杜按乾隆本釋例序
預前序之後非也謂曰晉書稱預自平
之後序當在卷後為吳後從容無事乃
是今據諸書訂正

案秘書本誤作祕今
據按勘記訂正

著集解例等比
老乃成今考土地
名篇稱孫氏偕号
于吳故江表所記
特略則其屬實
在平吳前故所列
多而漢三國之郡
縣與晉時不盡合
可見史所謂者未
詳鼎謂此序已稱
申抒舊意則其屬
稟在平吳前審矣

增註

校本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
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
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
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
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
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
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
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
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

左傳

卷三十一 後序

案大舊本誤太戊誤
戊今從校勘記

又依此序似釋例
作先集解作後與
前序所言小異
大康元年汲郡民
盜發魏安釐塚得
竹書漆字科斗之
文科斗者周時古
文其字頭龜尾細
似科斗蟲大凡七
十五卷周易二卷
紀年十二卷瑣語
十一卷周王遊行
五卷差為整頓餘
多折簡碎雜詔荀
勗和嶠以隸字寫
之安釐是哀王之
孫也故其塚藏其
祖時之書
按書史大康二年
汲郡人不準盜魏

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
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
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
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
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
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
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
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
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二年
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

阮元曰石經淳熙本
監本謚作諡是也

襄王墓或云安釐
王竹書數十車漆
書科斗附束皆分
釋又廣川書跋大
康二年衛州共縣
之西盜發塚得竹
策之書魏安釐王
時書當坑儒之前
八十本歲又晉紀
言咸寧五年盜發
汲郡塚又法書死
南齊時襄陽盜發
楚王墓得古竹簡
方容之淹貫群籍
不能引杜此序為
斷而曰汲冢楚冢
今不能分何也
楊用修曰薛瓌注
漢書引汲郡古文
云晉武公滅荀以

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
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
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
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
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
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
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
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
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求王命故不書爵曰

賜大夫原氏黜是為荀叔又引霍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隙忌浚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書果發塚所得者否鼎按滅荀發數霍章今載之楊未細讀本書也又按釋例註發作廢是也按繫辭下當作等傳二字

邾儀父見隱元年滅下陽見僖二年狩于河陽見僖七年榮澤見閔二年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榮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麇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

賈媚人見成二年按其卿之其本書作命

案放舊本作於誤今從石經淳熙本阮元曰宋本七作十

按黃伯思校讎師春五篇蓋後人贗作非杜所見於疑放之誤殺伊尹下本書有

天大霧三日五字沉約云此段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杜不見古文尚書故唯以書序考正按孔疏古文孔傳東晉豫章內

增註

校本

左傳

後序

三

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士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

履軒曰後序非杜氏史梅續始上又引筆蓋偽撰竹書記年舊晉書曰汝南梅者又作此托元凱以贖於南晉奏上此取信於世耳其行文書建學官在東晉潦草姑念之今舉一元帝時則為出前證有言紀年稱伊尹賢似是然杜未及自立大甲殺伊尹大見也夫孔傳非出與尚書叙說大甲事安國與才老朱晦乖異不知老叟之伏庵王魯齋金仁山生或致昏忘夫伏生近世王鳴盛諸賢所傳二十九篇無叙皆疑為後人偽造說大甲事者而元凱或謂出自王肅家目不睹古文尚書安得有尚書叙說大甲秦鼎士鉉標註終之語又元凱之溫雅必不至輕誦伏生矣偽撰者雖巧掩藏至此手足皆露

為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畧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伊尹事見襄廿二年傳

阮元曰葉抄本申誤甲

後序申抒時汝反又直呂反汲郡急音簡編必仙反又布于反下

同科斗苦禾反象吐亂反繫戶計反殤叔傷音大歲泰音周赧

王女版反齊湣王亡謹反又音亡巾反足見賢遍反儀父甫音守于

手又反本亦作狩數所主反洞大弄反又音童為洞古熒反又音螢

又音熒澤螢音之魚輦反又音仲壬而林反亳步博反

大甲泰音中分並如字又丁仲反而相息亮反下同老叟素口反昏

忘亡亮反為其于偽反粗有才故反又音麤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三十 大尾

版權免許

明治十一年九月廿八日免許

同十五年二月出版

愛知縣士族

故人

秦

鼎

相續人

秦

守世

尾張國橫代官町二十一番
屋敷住居

愛媛縣士族

增註人

近藤元粹

伊豫國溫泉郡小唐人町三
十四番地住居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松村九兵衛
南區心齋橋筋二丁目四十三番地住居

中川 勘助
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四十三番地住居

岡田茂兵衛
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十七番地住居

前川善兵衛
同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八番地住居

前川源七
同北久寶寺町四丁目三十九番地住居

柳原喜兵衛
同北久太郎町四丁目十五番地住居

同

大阪府平民

森本 太助
東區唐物町四丁目三十八番地住居

同

淺井吉兵衛
同唐物町四丁目十番地住居

同

岡嶋 真七
同本町四丁目五十九番地住居

同

和田 庄藏
南區心齋橋筋一丁目二番地住居

同

鹽冶芳兵衛
東區唐物町四丁目三番地住居

同

豐田宇左衛門
南區長堀橋筋一丁目六番地住居

同

大阪府平民

山内五郎助

東區糸屋町一丁目十四番地住居

發賣人

梅原龜七

同備後町四丁目住居

同

森本專助

同南區心齋橋筋二丁目一番地住居

同

金尾爲七

同東區南本町四丁目十番地住居

同

吉岡平助

同備後町四丁目三十七番地住居

同

中尾新助

同北久宝寺町四丁目卅八番地住居

